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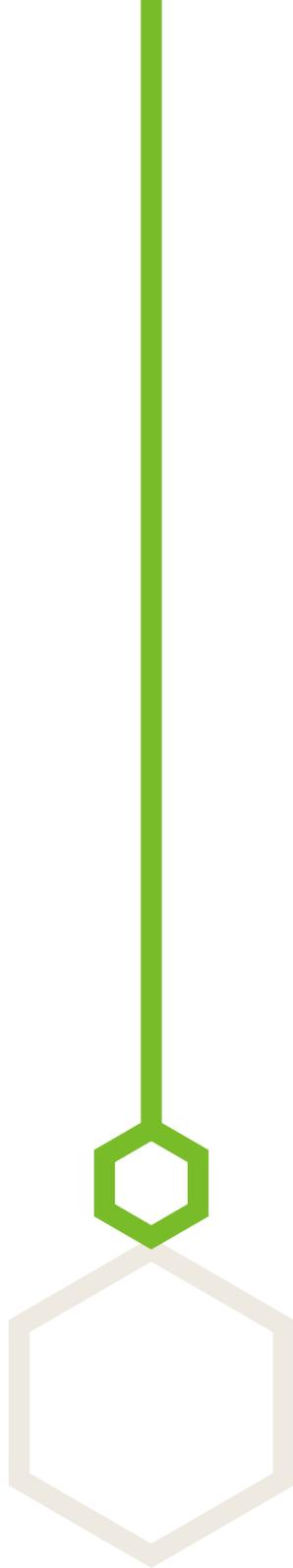
毅恒挚友

**PEER**

# PEER之声

跨年回访录

2013-2014





毅恒挚友

PEER

## INDEX 目录

- 05. 关键梦想
- 09. 刘子松——一个执著老师的教育梦
- 14. 伍赞茂、吴俊周——梦想家和农场主的故事
- 18. 李昊伟——自己生活的旁观者
- 22. 金汶——一个小正太的内心独白
- 26. 杨健——自由的灵魂
- 29. 雷玉豪——执著而淡定的追梦人
- 33. 向乐——乐观地一步一步向前走
- 37. 柏玉姣——故事里的女同学
- 41. 彭俊豪——不走寻常路
- 45. 熊飙——我会打一辈子篮球
- 49. 罗宇——向着北京前进的女汉子

# INDEX 目录

52. 廖欣——一个随和的探索家
56. 梁秀玉——开朗执着的巴马女孩
60. 田歌——脆弱的力量
64. 赵沛沛——那一扇窗
70. 池云龙——如果可以，我想要像疯子一样自由
73. 叱干龙博——从彬县到西安
76. 玺年——如果灵魂死了，我们将去往何方？
80. 王萍——平淡是福
84. 李秀玲——天蓝色的感觉
87. 王浩——自信的大男孩
91. 李娅——“别人家孩子”的另一面
94. 编后记

## 关键梦想

关键  
11年玉林营学员  
13年城步夏令营志愿者



## 关键的梦想



### 作者按

与关键第一次相遇是在 PEER2013 年江夏一中夏令营,当时,我听到有人问,“关键呢?”还在想是哪位 VIP 嘉宾要登场,没想到等来了一位稍严肃又带着些许拘谨的男生。“你们好,我是关键。”就这样我牢牢记住了这位总是“关键”的关键人物。随后在城步一中的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关键慢慢褪去了那层严肃和拘谨,展现出富有其特色的天然呆萌的幽默以及直率真诚。2014 年第一次重逢后采访他的时候,关键还是一如既往地活跃气氛,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丰富细腻的内心里。

### 作为 PEER 学员的关键

关键与 PEER 有着不解之缘。作为 11 年玉林营学员和 13 年城步夏令营志愿者,谈起 PEER 和它对自己的影响时,关键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其实我觉得两次参加 PEER,自己的收获很多。第一次是从学生角度,发现外面更大的世界;第二次是站在老师立场多关怀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看到外面更好的世界。其实两次都对自己收获很大,无论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是世界观。”

“当年参加 PEER 的时候,兴趣小组我选了手语。那时候学了两首歌,一个是《感恩的心》,还有 PEER 的营歌。手语学了之后,志愿者姐姐给我们讲了一些聋哑人的事情,让我们多一点关爱。因为同样在同一片蓝天之下,还是有人没办法和正常人交流。其实自己感触是挺大的。”

“正是因为学了这个手语之后,我大学加入了手语社。手语社的小伙伴们一起参加了关爱聋哑人的活动。”在城步夏令营时,关键开设了手语的兴趣小组。最后结营总结时,他和同学们一起展示了《感恩的心》手语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经历可能会慢慢淡去,但我唯独忘不了的是当时同学们眼中流露出的那份真挚的情感,那一双双眼眸仿佛穿越了时空,至今都十分鲜明地呈现在眼前。”

除了兴趣小组之外,挚友之家环节也带给了关键很多启发。“我记得当 PEER 学员的时候,每天晚上最后一节自修都有做经验总结。那时候我们三十多个人一个班,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讲,主要是自愿报名。志愿者就给我们一些鼓励,说,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不能表现自己。所以我就去讲了。这个对我改变很多,因为每天都有总结,做团队活动有总结,seminar 也有总结。在 PEER 之后,高三那年我就开始写日记了,因为在 PEER 慢慢养成了总结的习惯。然后就会记录一点自己的想法和收获什么的,那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 PEER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

说到这,关键掏出几本厚厚的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和 PEER 的种种回忆和对自我的反思。

### 作为 PEER 志愿者的关键

谈到自己作为 13 年城步营志愿者的心得,关键表现出的是冷静而实际的热情。

说起他的一个经常去网吧的学生,关键显得有些无奈。他对志愿者这个角色的含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暑期项目结束之后,看到学生给他的留言,觉得志愿者去到城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影响。相反,关键说道:“更多的是和他们成为朋友,然后一起成长。我那个学生,他好像常去网吧,然后 QQ 一直在线。其实有时候很无力吧,我们去那儿就那么一点点时间,有时候要改变一个人的话,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的话,很多意义上是去点播一下这样子,我们就像推开一扇门。如果他愿意走出去的话那就很好,但是你拉着他出去,他不出去的话,那肯定没有办法。因为你能帮助的人不是很多,你能帮上一两个已经很棒了。所以我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继续当志愿者。”

一起采访的尹航补充道:“好像每一个志愿者做完了这样一个活动之后,就像 PEER 播撒出去的一颗种子,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跟这个种子相联系,加入到这个里头来。一个组织能让你在这里呆过之后,还想,还留恋这段生活,觉得它给你带来了很多回味无穷的,不只是那一段时间,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 畅想未来的关键

当我向关键问起毕业以后打算的时候,他满怀激情地讲起他的创业梦想和回馈家乡的理想。“其实我有个很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要带一个项目到我的那个地方,让那个地方的人能因为我的项目而富裕起来。就是说引进一个企业啊在那里驻扎,聘请他们去那里工作。其实我家乡,很多人外出打工基本没照料过孩子,这对小孩子教育很有影响。我希望家长嘛能够回来教育小孩,不要老是奔波在外。”

从他的言语间,我体会到了他开朗外表下承载的勇气和责任感。“我真的希望以后能为家乡做点什么事情。因为在参加 PEER 之前,挺关心自己那个地方。虽然我在广州我们学校是微不足道,但是在我那个村子里,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在广州,大家都希望我能发财致富啊,赚百万啊然后回来。”

或许真像关键所说的那样,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承载着乡亲们的期望进入大学,因此这种压力和责任感也日益增强了。但他似乎是个追求生活质量不安于平淡的人。暑假的时候关键去了亲戚开的公厂去打工,亲眼目睹了工人们辛苦劳作的情况后,关键表示,不想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机械地工作。相反,他希望能多做自己喜欢的事,趁着年轻疯狂一次。

“确实感到人活在世上要是不想做的事情的话,老是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话,就会觉得活的很不爽。”大一时,关键竞选成为团支书,按他的话来说,目的是“为了拿一点德育分”。但因为种种原因,他辞掉了团支书的工作,一心投入在手语社和风筝社的活动上。对于人生,关键采取的态度是积极地思考和行动,果断而率真,尽全力地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趁大学还是挺美好的(时候),不受太多约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后

找工作之后，受到的约束会越来越大，不太能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情了。”

##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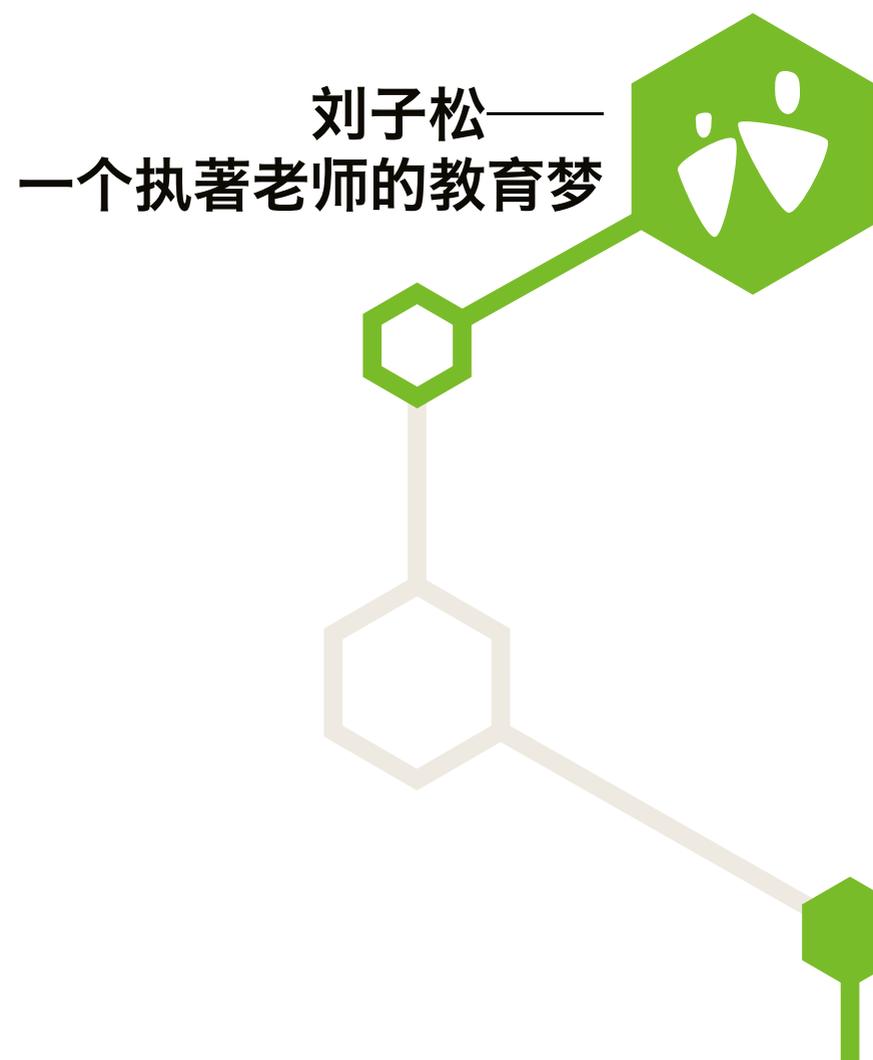
我无意中看到他当时在玉林营时写下的一首诗：

你的笑 洒落在我的心房  
手上还留着你的余香 在环绕  
与你相触的目光久久不能忘  
清风拂不去心头的躁狂  
夏雨冲不掉脑中的模样  
逝去的目光  
撒下我  
一个人  
在思量

我相信，PEER 的学生和志愿者一定会铭记这段经历。PEER 的种子也会在彼此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执笔人：杨迪

采访人：杨迪、尹航



## 刘子松—— 一个执著老师的教育梦



### 写在开头

和刘校长初次见面，便被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所感染，在寻找茶馆的路上，可谓是一波三折，所幸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刘校长的坚持下，我们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幽静的茶楼。闲聊中，也体会到老师的随性，以及作为一个好父亲应当具备的素质，学习到了未来教育子女的良方。

“就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

小的时候，刘校长与其他男孩子一样，渴望穿上军装，那个年代能够当一名军官是男孩子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谁知，老师的一句话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还记得刘校长当年的高考志愿全部填写的是师范类学校，从湖南师范大学到邵阳学院，铁下了心要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

这个故事还要从高中的物理老师说起。那个时候刘校长是班级的物理课代表，也因此与物理老师关系走得近。因为老师的缘故，也喜欢上了物理课。久而久之，得知物理老师（杨老师）夫妇都是从长沙来的。据刘老师回忆，杨老师夫妇在62年大学毕业以后，便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少数民族地方去，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那个年代的青年们充满激情，党让他们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去何处，就像现在团中央的支教队一样。那个时候只要去满五年，就可以回到长沙去了。当年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就相约报名去少数民族地区，然后就给分到了城步。刘校长来到城步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在哪里。

所谓城步，如刘校长所言，当真是一步之城，非常小，不用车。虽然我们没有去过，但可以想象当年一个小县城的落后程度，条件之差也是可想而知的。夫妇二人最初被分到了农村教书，城步那个地方，几乎都是文盲，会写字的人非常少，能认识自己名字的就更少。老百姓写信读信，家里面做好事写对子，一切都找他们。后来杨老师夫妇又被安排去教高中。就这样，五年很快过去了，也到了回家的时刻。

临走之时，学生们来送他们，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老师你们回去了，那下个学期谁教我们你知道吗？”他们当时没想，觉得自己走后教育局应该有老师安排，就说了不知道。随后，教育局也来送他们，走之前就请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拿这事问教育局的领导，教育局就说你们走了我们估计现在找不到老师（注：62年时虽然文革还没开始，但是像他们那样扎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还很少），就说可能要找一高中毕业生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他们当时就想，找一个高中生来教不是把他们耽误了吗。所以当时，尽管杨老师夫妇行李都准备好了，因为这句话，他们觉得不能就这样丢下可爱的学生。杨老师决定，等有合适的人接替他们的工作时再走。就这么一留，他们就留了十几年。五年又五年，

杨老师觉得城步这个地方很好，特别是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另外，杨老师还觉得城步这个地方非常需要老师。所以尽管中间他们反复萌生了回家的想法，他们还是还是留下来了。

就这样一留，到了杨老师那一届就已经是82、83年了。据刘老师回忆，自己的物理、化学、政治、数学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外地人，不是城步的。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这些老师们都回去了，那他们这些学生也就没有老师教了，那时候一下子就产生了年轻人的责任感，深深地觉得这些老师太伟大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就是为了我们有好老师教书。此外，作为一个城步人，杨老师选择了要承担责任，为了让城步人有更好的教育，产生了那种冲动，要像自己的老师们一样，坚守在城步。

“我工作的意义就是使更多的人能够有出息，想办法离开城步去工作。”

姨夫是县委书记，毕业后本来可以留校做行政工作的刘校长选择了另外一条在常人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的职业——清贫教师。这个职业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中途虽然有很多次转行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

大学期间表现活跃的刘校长本来可以留在学校的宣传部专职摄影。如果按照常人的思维思考，刘校长会留在宣传部，可是这样，又不知道有多少学生的命运会被改写。毕业后，刘校长放弃了学校稳定而安逸的工作，随着自己的心意，做了两年班主任，又被调去担任教务主任。之后又过了三年，刘校长的妻子有了宝宝。

一面是大山里的农村中学，一面是在家中待产的妻子，在二者的权衡中，刘校长依然选择了前者。妻子背着他偷偷找到时任县委书记的姨夫帮忙“改行”，就在组织部通知刘校长去宣传部工作的那时候，刘校长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才得知自己差点就要“被改行”了。故事的结果并不难猜。刘校长的坚持最终还是得到了家里人的认可与支持。“有人说，如果你不当老师，现在可能你已经当县长了。我说我不后悔，我很享受我学生给予我的一切。”

相隔18年，还能记起学生名字的老师才算得上是好老师。

2011年，城步五中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去了广州，广州的学生们就请他吃饭。那些学生是到广州打工的，并没有考上大学。一个学生问，“肖老师你来了，为什么校长没来？”得知校长没空之后，广州的学生们决定打电话。有一个叫杨焕雄（音译）的学生，和校长走得较近，自告奋勇来打电话。电话一通，他就说电话那边还有五个同学，都要和校长说话。但那天，他们要“考考校长”，看校长能否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叫出来。

那些学生都是93年毕业的。从93年到11年，差不多有十八年了。刘校长却把所有名字都叫出来了。据刘校长说，第一个女生是当年那些同学中唯一说方言的外地女孩，一听到那个声音，校长就答对了。第二个学生，刘校长和另外一名老师曾经在他家里面住过，自然又认出来了。接下来的五个学生，刘校长一下就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刘校长既不是科任老师也不是班主任，更没有上过他们的课。相隔十八年，还能把让他们的名字很快地叫出来，让在场的学生非常感动。所以当时学生们说，“刘校长，我们要给你加二十分，给你打120分！”当场的另外一名班主任也不解刘校长的记忆力怎么好。说到这，刘校长坦言：“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校长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去了什么地方校长都知道的。虽然十八年没有见面，但是学生去了哪里，我会关心他们。那个时候我和学生打交道特别多，学生家里面什么情况，有几口人，学习成绩如何，课堂表现怎么

样，我都知道。所以一看到他们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正如刘老师所言，“虽然我觉得当老师，可能你其他的东西没有，包括现在也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很后悔。如果你不当老师，现在可能你已经当县长了。我说我不后悔，因为我很享受我学生给予我的一切。”

刘老师曾经和一名学生在十年之间通了有将近一百多封信，几乎是每月一封，一封信最长的有十五页。

那个男生高考后去了部队，之后就开始给校长写信。在信里面，这位男生将生活的一点一滴分享给校长，也跟校长探讨未来的打算。刘校长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鼓励他努力考军校。后来，这名男生也不负众望地顺利考取。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书信交流，十年多里积攒了一百多封信。09年，刘校长送孩子去南京读书时，还不忘自己在杭州的学生。与他通信的男生已经在总部转业了，在杭州的一个公安厅当处长。

十四年校长生涯，加上之前的教师经历，二十余载刘校长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遍布杭州、北京、西藏等地，他慨言，“学生真的对我非常好，所以我也非常享受我的学生给予我的，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当老师，并且现在我也非常高兴。我希望城步教育发展，有更多地学生能够读书，有更多的人能走出城步。”

城步现在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理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校长所说，就算在今天，城步的学生和外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但是在缩小这个差距的过程中，刘校长还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看到自己那么多学生走出去了，他十分欣慰。在他执教期间，有五个考上了北大清华，其中包括了湖南省文科状元，还有在12年被温总理亲切接见的全国二十个青年之一，而在此之前寥寥无几。

“中方，吉林，吉林，中方……？这个选择的过程很艰难”

在和刘校长见面的前一天，刚好是他到中方中学的100天纪念日。也许刘校长和教师这个行业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城步一中建校79年，刘校长整整待了14年。355个班级中，他教了200多个班级。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刘校长再能干，再有教育梦想，也终有退休的时刻。退休之后，刘校长将何去何从呢。

刘校长接到朋友邀请，去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帮忙，年薪30万。他的朋友还许诺说，10年间他会有千万的总收入。刘校长也看到了中方县一中校长招聘启事，年薪20万。又到了需要做决策的关键时刻，而这时，妻子的一席话，让刘校长如释重负，轻松走向了自已热爱的岗位。刘校长回忆说，妻子告诉他，“你为了教书，城里都不肯留，行你都不肯改，你都是为了教书，那现在你是为了钱吗？”就这样，刘校长选择了做中方县校长，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一个征程。

中方中学校舍很气派，校园面积有二百零三亩，绿化做得也很好。然而，表面气派的学校却暗藏着很多问题。据刘校长介绍，每年八九百个学生只能考六七十个二本学生，尽管中方一中体育舞蹈专业是全国第一，但是因为文化基础差，压力较大。第二，听闻学校债务很重，五千多万元的外债使得他们十年都没有买书。此外，实验室里添置不起药品，导致理科生也就没法做实验，教室里面的多媒体设备中，也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用的……

如此欠缺的硬件设施，使得学校只能狠抓学生时间，学生们每天六点二十起床，经常是（晚上）十点半才下自习，高三的要到十一点。学生们虽然被关在教室，但是有多少人能够高效地认真学习，不得而知。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后的高考成绩也就不难想象了。

谈到这里，刘校长突然激动地说，“如果PEER可以来改变他们这个观念，也就能够启发学生怎么从自己想读书这个角度来考虑。”发自内心的自觉学习远比被困在酷似牢笼的教室里要更有效得多。对比PEER在城步一中开展的推动学生阅读的境况，刘校长为这里的学生不进图书室而感到揪心。

后来，刘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学生的故事，那个男生是他在城步二中当校长时很器重的一个学生，后来也如愿考起了西北交通大学。但这名学生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之后的几份工作都因为自身的各种原因而做不下去，到最后在一个民办的文武学校当老师，一个月500块钱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不得不找校长出面帮他讨回工钱。按照刘校长的话，可能是书读多了，和社会接触少了，没法和人正常地打交道，以致和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没想到，这名学生还反过来责怪刘校长说：“那个时候你没有教导我怎么走向社会的能力，只要我读书。那个时候就听老师的一直读书，没想过其他的。所以，在读大学的四年是玩过去的，天天去网吧，不读书。”后来在刘校长的帮助和鼓励下，这名学生经过三年，顺利考上了公务员。

刘校长坦言，这算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过这个故事给他敲了警钟，让他铭心自问，老师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东西才最有价值，至少能够让学生们毕业后，不说一定要读大学，至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谈话间，刘校长一直在赞赏PEER。他说，“PEER过来以后都是按计划，每天做什么。比如每天晚上讨论，发言。包括他们的培训，怎样把这个目标达成，他们在这块做得很好。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是我在中国看不到的，所以经由他们我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即使我的学生们没考上大学，能够学习到这一点也也好，这就是我想要的。”

刘校长还提到自己亲身接触过的一个组织，华中科技大学，每年的“三下乡”活动也会到城步一中来，但他们每年来的人都不同，而且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也就无法吸取前一年的经验教训。相反，刘校长说PEER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成功的经验都会被借鉴，在改革当中也会不断地留存下去。刘校长也期待着在未来，PEER能够复制自己的模式，让更多乡村地区获益，进而在全国得到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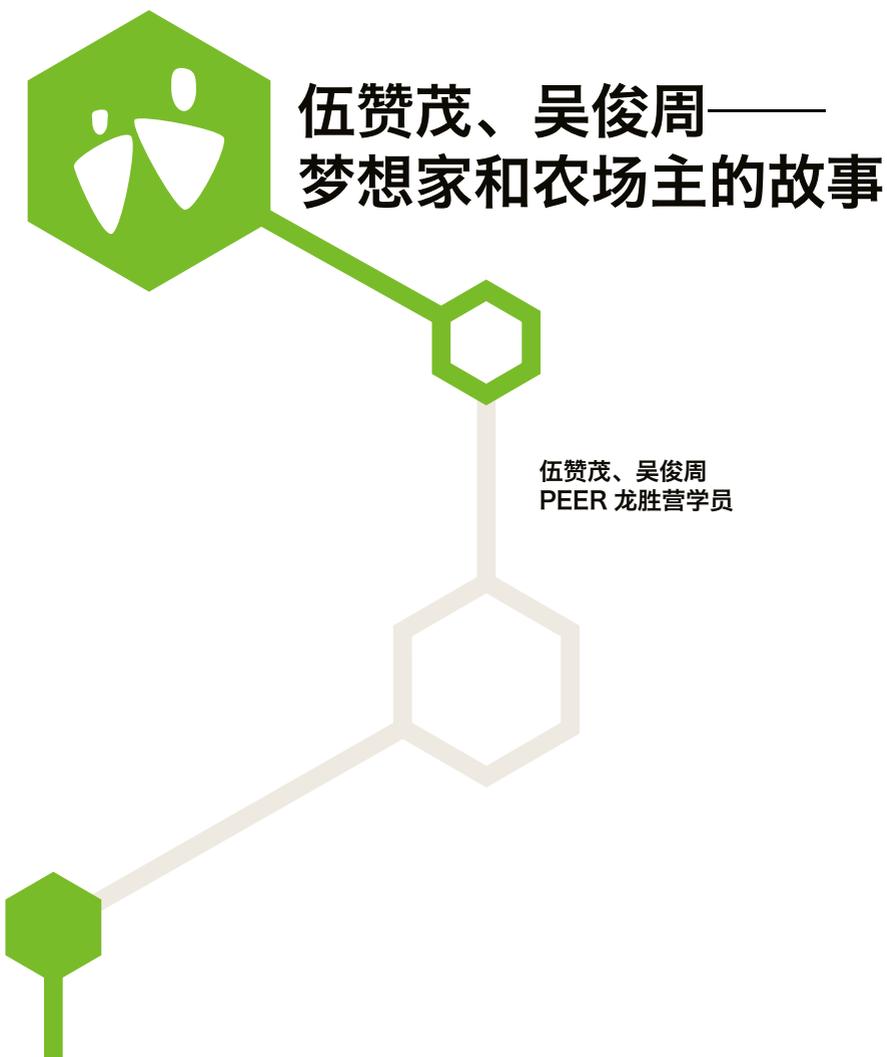
最后，刘校长建议，PEER可以建立规范的培训体系，也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支持。

## 后记

通过和刘校长的交谈，我们得知，刘校长的女儿不仅是PEER的学员，也是PEER的挚愿者和追随者。我们希望正在英国继续深造的她能够学成归国，将她看世界的经历与更多学生分享。从刘校长的故事中，也不难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好校长。与刘校长一样，我们都期待PEER能够在素质教育的探索之路上少走一些弯路。我相信，未来我们能够殊途同归，因为，我们仍然在路上。

执笔人：殷梦羚

采访人：周虹如，甘源，殷梦羚



## 伍赞茂、吴俊周—— 梦想家和农场主的故事

伍赞茂、吴俊周  
PEER 龙胜营学员

## 伍赞茂和吴俊周—— 梦想家和农场主的故事

当我们在学生宿舍旁的大树下等待被采访的同学时，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背着双肩包提着一个大袋向我们走来。他立住，开朗有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腼腆地笑着，是伍赞茂。听乐遥【注：志愿者】介绍，他成绩很好，是班上的尖子。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班级，又爬上长长的陡峭的台阶，来到操场，一片在山间开拓出的一块平地。从这里向山下望去，整个龙胜县城尽收眼底。付剑【注：PEER 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捡了几块废砖头，一行五人就这样在操场的一角坐下聊开了。

### 伍赞茂的一天

“早上一一般6点起床，洗漱什么，然后就跑去食堂，打一碗粉放在那里，这期间都是趁着铃声的，然后就去跑操再去吃饭。吃2两粉。然后吃完粉就上来看书啊，看书看15分钟左右就早读了，然后就读啊读啊。上午课间就去下厕所，要不然就望一下远方，阳台那里，中午饭放弃午休，午休之前是午饭，午饭排队太挤了，就等一下再去。现在不给打包，要在那里吃，所以把自己训练得吃得快快的。下午是两点四十五。午休1个小时睡觉，1个小时看书。”日程排得满满的，吃饭读书的时间都是以分钟计算。”

### 18岁的梦想

此时他们18岁，梦想这个命题是个略矛盾的存在。

赞茂是个梦想家。

他梦想着成为宇航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从楼上扔鸡蛋的游戏（注：这是PEER 营游戏之一），看哪个组的蛋没有烂。头脑风暴，计算阻力，好像那个航天工程那样。我以后想从事那个。目标之一。”他喜欢物理，喜欢生物，因此，大学的去向也已勾勒清楚。“我是三级阶梯。第一是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然后是哈工大，再是北航。”18岁，赞茂已有了清晰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也梦想成为导游、作者和旅行家。“有个课程教我们拍电影。给我一个启蒙，以后也想拍电影，我其实有很多目标的。比如说写一本书啊，拍一部电影啊，去全世界各地旅游啊。”“拍电影要先有故事，每天都做生活的有心人，纪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对别人的关怀啊，生活的经验啊什么什么。像我今天坐车来的时候，我拿了个大袋子嘛，问了一个摩托车司机到龙中来要多少钱，他说要三块。然后我就有点不了解市场就不坐了，我走过来，他说也要三块，我就有点不了解市场，就多走了几步路。以后要多问别人，像市场

上苹果多少钱一斤啊都有比较。家里苹果贵，然后外面苹果便宜就在外面买回去。”拍电影需要通过对生活细节的不断思考，赞茂也已有自己的想法。

他还梦想成为老师。读了俞洪敏的两本书——《大河奔腾的精神》和《挺立在失败、孤独与屈辱的废墟上》——之后，赞茂深受启发。“俞洪敏他也跟我们一样出生在农村，自己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努力现在成为大人物了。”

但赞茂又说，“照目前这个下去，应该会当一个公务员……理想越远大，对现实的绝望越强。现在自己准备考试啊才600分左右好像很不放心一样，然后自己有时要考虑很多事情啊，心里比较乱，走一步是一步这样。”大多数人在18岁这个年纪，常常陷入这样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妄自菲薄里：受眼界和知识局限，不了解实现目标的成功率和途径，于是告诉自己未来应该找一份看起来实际一点的工作。而龙胜乃至我们国家可能会因此少一名优秀的老师、导演、作家甚至是宇航员、科学家。

吴俊周梦想着去澳大利亚那片宽广的土地开农场，因此他想学好英语。“因为我在初一的时候就觉得，外国这么好玩，以后一定要去外国闯一闯，开始学习英语。到现在越来越难的话，感觉很渺茫啊希望。因为我成绩在班上都是中下等的。”然而成绩在他眼里是优秀的唯一影响因素。伍赞茂也是如此。他文科理科都很好，在选科的考试中，文科第一，理科第二。“现在学了理科，有点被人超越了，退到四五名去了。”于是“就走一步算一步了。”

成绩仍然是一个严格的三六九等划分标准。第一名和第二名还是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成绩、排名能给他们带来激励，但同时也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然而行行出状元，任何行业都有领头羊，第一名并不是唯一。然而这些受阅历的限制，他们无法全部体会，但PEER起码帮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伍赞茂有那么多梦想，明白自己未来可以走的路有很多，伍赞茂渴望着认识世界。

## 关于家乡

谈起家乡，两个孩子都非常兴奋。“现在家在龙胜平德，那里有个鼓楼，是龙胜最大的鼓楼……”言语中透露着对家乡的自豪感。“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号的时候有百家宴，会在风雨桥那里办活动，会有展示民族特色的舞蹈、歌曲呀。会有 duoye 舞。（我们）不会，只会一点点。家家户户都会去那里聚餐。几乎整个村的人都会去哪里吃饭。”

关于未来龙胜一中的 PEER 空间，两个孩子都表示非常期待：“可以啊，希望久一点，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嘛，分享世界，分享未来。”并表示愿意将第八节课后跑步的时间抽出来参加 PEER 的活动。对于 PEER 的活动，他们希望是关于演讲技巧和体育的部分，有一些实用的课程。

两个大男生却如此有趣并且富有朝气。他们会给我们讲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好像大脑偏酸比较聪明”，“醋在搭车之前吃防晕车”。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知道若宁姐是学国画的，于是打听国画的就业方向。了解到付剑是学电子信息管理的，马上又想到可以再各学校设点餐系统，可以节省时间也不用拥挤的排队。他们看着家乡一天天变好，感触颇深，“刚才说到那个文化多元化，现在今年和去年现在文化比较多了，晚上妇女们有广场舞。提高国民素质。鼓楼那边晚上有乒乓球还有篮球场、供小孩玩的滑滑梯啊，这几年慢慢多起来了。”

## 后记

参加 PEER 冬季项目第一期，我是认真的想通过这个项目解决“支教到底能不能对学生产生正面影响”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然而从在常德见到陈筱叶开始，这种想法被我一点一点抛开。我看到愿意和我们联系的这几个孩子都非常朝气、明朗、有趣，从他们谈起夏令营的回忆，从他们见 PEER 挚愿者的欣喜，从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规划，到底是我们在影响着他们还是他们在激励着我们，我也分不清了。但这段回忆始终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2014 年冬

采访人：付剑 吴若宁 张阳阳

撰稿人：张阳阳



## 李昊伟—— 自己生活的旁观者

李昊伟  
就读于丹寨民族中学  
丹寨营 12、13 年夏季营员



## 李昊伟—— 自己生活的旁观者

采访昊伟时，他正在读的书是《追忆似水年华》。我很好奇，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年华去回味追忆呢？我和他一起走在参加 PEER 时他做社会调查的万寿宫和特色蜡染馆，并闲谈采访。这些地方虽然不起眼，却有着很赞的银饰小店，绵延整条窄街。街上车水马龙，他总是说，田甜姐，你走里面吧。

### 理性与感性并存

与昊伟聊天，我想到一段话——“他想把心中的感念告诉对方：他不是石头。对于无形的东西，善与恶，都可以互相传达”。

昊伟读希腊文化史，练吉他，爱村上春树，看 Fate 动漫。他是一名文科生气质鲜明的理科生。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最近的他在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八章三本加起来的厚度颇为壮观。他觉得，看小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者知道如何将自己心里所想的完完全全的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来”。他还说，“很厚的书是会让人觉得幸福的，就像看电视剧一样，一直沉醉在情节里，一直想着去翻那个书。然后会在脑中构建一个世界。然后你成了那个世界的第三者。”我想到《IQ84》里沉默骄傲的女杀手在隔绝空间里细细品读地正是这本书，而昊伟也说，正是因为看了村上春树的书才看《追忆似水年华》。他爱村上春树，最常提到的是村上奇怪却又贴切的各种比喻。



（李昊伟和他的《追忆似水年华》）

受村上影响，吴伟对事物观察细腻，对目标物比喻很奇异，甚至会迷惑人的判断。但吴伟自己十分确定，他是个理性的人。

一年前，名列年级前 100 名的吴伟参加了 PEER。和我采访的其他学生不同，活动的具体细节吴伟都记得格外清楚。他回忆道：“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团队活动，做游戏。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搭纸桥，他们会给你一些白纸让我们制作一个承受力最强的桥。就是看谁盛的多，我们最后因为一开始意见分歧。所以最后白纸浪费了几张。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个搭鸟笼的游戏，给 30 张纸然后搭一个鸟笼装一个人。把纸连在一起，然后保证它形态不散的情况下罩住更多的人。”

坐公交车途中，其他小伙伴提起，这条公交线路就是他们当时 PEER 时调查设计的。吴伟就想起了他自己的研究性学习，“我们当时沿途做调查，居民们对万寿宫的认识啊，还有相关部门的保护工作还有万寿宫的历史什么的。”曲折沟回地到了万寿宫，为它恰巧没开我表示很可惜。吴伟安慰说其实基本都不会开，为了保护也是因为平常少有问津。“我觉得挺好的，当时大家一起做调研，发问卷，然后到万寿宫里面观察看县治，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吧。”

但现在，吴伟觉得：“说实话，那段感觉（PEER）就像是一个梦。梦的话随着人的记忆跟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记忆就会浅了，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做的梦现在就只记得一点小小的细节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会有一种梦醒的感觉，梦醒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个梦的记忆就慢慢推移，自己也没有特别的感觉，比如说不舍或非常的难过，就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随着记忆消失消退。”然而我问他，PEER 刚走时，他是不是这样洒脱。“他们刚走的时候应该不是这种感觉，他们刚走的时候还是很难过的。感觉当时是送走了属于自己的时期，比如说青春期什么的。”

我当时愣住了。吴伟的话文艺梦幻，出其不意，但仔细想想又确实贴切。就像一位志愿者说过的，“所有的事情和细节都将被时间的洪流冲散，留下或多或少的欢喜忧愁留在各自生命之中。”



（吴伟和他的同学们、志愿者们，二排右一为李吴伟）

### 顺其自然和脚踏实地

后来在采访中，吴伟又提到了很多次他的梦。相比于他言语的飘逸，吴伟对人

对事都特别顺其自然。

“其实和初中同学联系已经很弱了，有时候想起或者会觉得会非常冷或不近人情，因为初中那些回忆、像梦一样在记忆中消失了，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也不能重新唤回这种记忆。无能为力之后只能选择旁观。用一种第三者旁观的心态看这种消退。”

“和别人争论之后，或是说服了别人，或是被别人说服。就会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我也有道理，那我们何必证明是别人错了自己是对的。”

“其实我挺喜欢计算机专业的，同时我对法律也觉得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将来走出去的话，应该有很多机会决定所以不急于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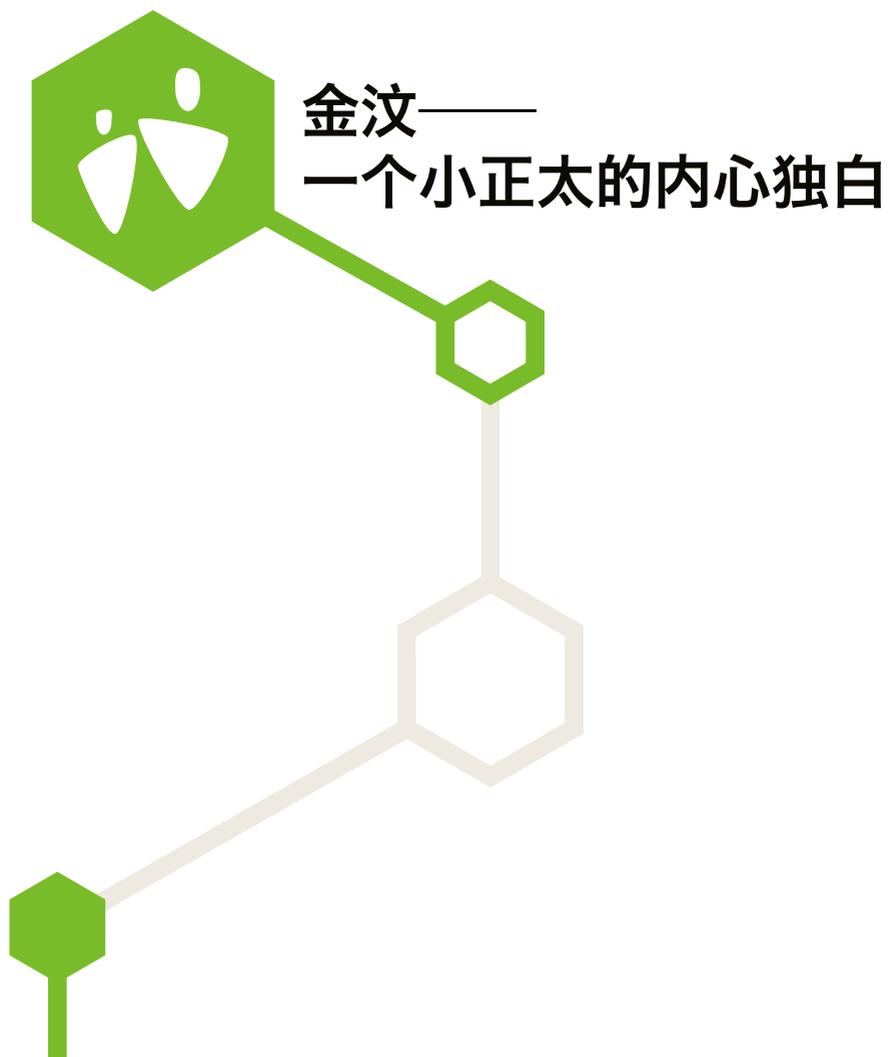
这样顺其自然的吴伟，走出的每一步也非常踏实。他似乎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人有经历后才会有反思，反思之后才会得出自己平时摄取中摄取不到的东西，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选择一条路就还是要把它走下去。”

###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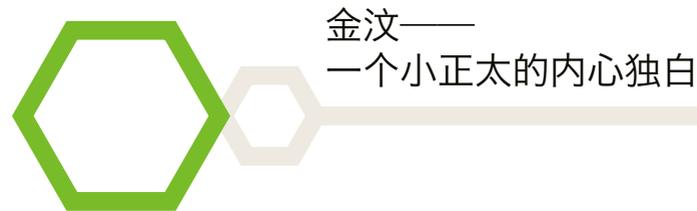
原本以为采访高中生活话题比较局限一些，但发现，我和吴伟除了常规生活和高考，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也看过很多电影和书。和他聊天，我惊喜不断。采访中我也收获了很多。套用吴伟最爱的村上春树的一句话，“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时间的经过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理性的吴伟让感性起来经常失去理智的我受教很多。衷心祝福吴伟，有一天如你所想：世界静的出奇，是它在向你的思考竖起耳朵。

田甜

2014 年冬



## 金汶—— 一个小正太的内心独白



## 金汶—— 一个小正太的内心独白

### 作者按

金汶，婴儿肥，自来卷，萌一脸血的小正太。1月12日田甜和李斯琪采访了这位小正太。与与金汶交谈的过程，似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我们看见并认识了深层次的他——既沉静又欢脱，既理想又现实。也许他的有些想法稍显稚嫩，但他在思考，并且这些思考引起了我对自己逐渐麻木的头脑与心灵的反思。这些与我们分享过冬夏的孩子们，继续与我们分享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未来。

### 从理工男到哲学家

采访他时正值期末，金汶和众多大考来袭前的大学生一样，嘴上不停喊着“挂”。但在刷题应试的同时，他似乎也排斥着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闷头看书的做法。“课本的东西是死的，按照课本的东西学的话，以后是肯定很难跟人生轨迹接轨的。因为我个人认为，书籍是思想的陆地，也就是说，书本只能说是记录那个思考的痕迹，没有思考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说，有好多东西都不能在里面看到，只能是自己想。”

似乎思考在金汶的生命中占有着特殊的位置。作为理工男，他言语中流露出的人文哲思令我们颇为惊讶。金汶读罗素，读周国平，写尼采。他说，“尼采之前有一个想法跟我高中的时候想的完全一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循环中，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我在N年以后会循环到这个过程中。”他向我们解释了他为此特意的调查，对单摆、磁场的思考，以及当年对PEER的发问。与这些深刻的思考相比，我对“轮回”的简单界定显得格外鲁莽、苍白。

在刷物理题的时候不忘去思考我们身边的这个物理世界，已属难得，但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忘将思考回归人的内心：

“最近在考虑这个时代人的特点，然后考虑一下都像猪一样赶集的坏处，再考虑一下这个时代有没有遗忘的，因为工作的忙碌遗忘过些什么……季羨林说过，现在中国三大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人自己内心的不和谐。最主要的就是人内心自己的不和谐。你想，整天就编程编程的；你看着电脑，整天就工作工作着。你已经把自己那种很本分的東西忘了，你脑子中最常出现的就是：字符、算法、高低电平……净是那种东西。都离不开手机嘛，都是鸦片。”他告诉我，放假后他要自学编程：“我心里深处的是，如果在这方面（网络）干得好的话，我要把这个时代的方向拽回来，改变一

下那种发展的风格。”

听到这些，我心中莫名感动。也许是因为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金汶一次次地改变了我对他的“成见”：从理工男，到物理学家，到哲学家，再到时代先锋。对科学和技术这一话题，金汶说，“科技再厉害还是没有科学厉害。科学就是一种文化的形成，科技把它做成产品。没有科学文化的那种底蕴科技再厉害，也只能做成原子弹和激光武器。作为一个强人，强到一定程度，最后还是不能和别人好好相处，最后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做技术很容易陷入一种拜金主义，比如说一种技术你做的时候心里很不爽，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你想要变积极你肯定会去找成就感，你会瞄准一些容易收获的地方，比如说容易收获钱，容易收获名誉，别人的赞扬之类的，这些东西你做多了之后，经过长时间，原来的很好的东西肯定会变。我感到人有些东西想清楚了再出发就好一点。”

## 生活与偶像

当问及金汶有没有好基友时，他说，大一时寝室关系非常不和，原因不是生活习惯相左，而是每个人的“自以为是”。刚踏进大学校门，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但是在慢慢相处过程中，每个人身上的棱角也被渐渐磨平。“大家都放低一点自己，然后互相体谅一下，有什么小事就忍让过去或当做没看见。我感觉到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的，无论跟谁相处都必须要学会宽容。个人认为罗素这个人研究了那么久哲学，他也就得出了那么几个正确的观点：无论怎么样，一个人要宽容；无论怎么样，一个人要放下恨、学会爱，要有善念，要宽容。”

他还提起了他们班一个每天看歌德等诗集的小正太，“他大学中还是一个对我比较有影响的人，毕竟是他带我去读那些文学的东西。以前的我是只想不看，应该多看一点，后来才自己去找来看。虽然他起了入门的作用”。大一时总是心烦无聊，金汶便会找他去“接受教化”。

金汶的偶像不是韩国明星，不是篮球巨星，而是特斯拉。“我感觉到他那种科学精神，他会利用自然。我记得他有一句话，我可以劈开自然，但是我没有。他发现的东西很多，但他只对人类有益的东西，个人专利就有 700 多项，加上合作的专利 1000 多项。”交流中，我感觉到，金汶向往自然，更看重品格。“内心不平稳做一件事肯定不会持之以恒。”

但是，金汶并没有将偶像神化，反而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心中的偶像。“特斯拉就是天才，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运用，只是说我们还很难发现潜力的方法。他小时候也不会运用他的能力，他的实验就在脑袋里运行，然后在现实中实现……特斯拉说过一句话，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不过是有幸发现了这些东西。”因此，也许金汶的目标是要做个保持一颗好奇心的平凡人。对于“毕业后国内还是国外发展”如此之大的问题，他答道，有个小茅屋给我就好了。这样一种踏实与满足，令我心中一动。

## 生命杂碎

“生命杂碎”，是金汶 QQ 空间上系列日志的名称。尽管他认为“思想变成文字后会消失很多东西”，通过这一篇篇短短的小文，我们依然可以一窥他对生活的思考：

“生命杂碎（六）：对数学，我突然想加一个新的描述。数学呢，就是一个思路过程的记述，这个思路过程中包括着各种推断等等的思维。这是看不到的数学，而我们看得见的只是数学的符号和数字等等一串东西而已。这样说来，突然有一种解释得出挺多以前的

现象的感觉。多这样一种理解也挺好的。”

我问他为什么将日志系列起名为“生命杂碎”。他说，“如果是生活，就没体现出对那种东西的记忆；如果是生命，就有对他有一种态度。杂碎是因为随随便便记的。”

## 关于 PEER

“其实我参加 PEER 前默默地对自己说，说不定这段活动会改变我之后的日子。”

“之前他们讲夸克的时候，当时我就问香肠饭一个问题：光这种波粒二象性的东西那么神奇，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它，波粒二象性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走了之后我就给舒宁姐写过几封信，也是问那些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PEER 的宗旨，就是你要帮助的话，怎么说呢，有一些中国的话确实也帮不了什么。但是我们高中算玉林比较好的高中，真正去帮助那些见识比较少的，真的就进入山里那种。那些人你给他一个见识就很好……选的都是学校比较优秀的，感觉就是不要让贤者更贤的。但我后来想 PEER 组织毕竟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阻碍），因为 PEER 毕竟不是全程，会遇到一些校方的（阻碍）……”

1 月 16 号，采访之后四天，我收到金汶的 QQ 消息：“那天你们问我对 PEER 有什么建议，我当时没想得那么多。今天突然想到，PEER 呢，在关注同龄人的见识扩宽之外，还应该更关注同龄人的内心成长。我个人觉得内心成长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月 25 号，金汶再次发消息补充道：“我个人觉得对一个青年人的内心成长的关心：很关键的一点是，在一个青年面对新鲜世界时产生迷茫、困惑、堕落……在这时候的帮助对内心的成长非常重要。没有什么素材可以参考，只能用心，效果也难见好。但是真的真的，觉得身边比较缺乏这样的精神力量的存在。”

## 后记

金汶如此认真地对待我们的问题，如此主动地与我们一起去思考 PEER 的未来，这令我颇感意外与感动。而他独特的视角与看法，我想，也值得每一名 peer 思考。我在反思，PEER 有没有在项目之前向学生阐明活动目的呢？学生有没有得以真正了解 / 理解 PEER 呢？PEER 营点的选择与学生的选择机制是什么？PEER 该如何面对现实的阻力与牵掣呢？

PEER 到底有没有改变金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PEER 会一直在那里，愿意倾听金汶对世界的思考。在金汶有问题时，虽然 PEERs 的解答不一定令人满意，甚至挚愿者不一定会抽出时间解答，但 PEERs 一定会是真诚的聆听者。

撰稿人：李斯琪



## 杨健——自由的灵魂



## 杨健——自由的灵魂



杨健  
玉林高中营员  
现就读于复旦大学



### 作者按

PEER 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某高中门口写着“欢迎清华北大志愿者来校支教”几个大字，这个某学校就是玉林高中。作为玉林最好的中学，它每年都会为全国各大高校提供优秀生源。杨建是玉林高中最好班级的学生，他和 PEER 有着怎么样的交集？他在复旦的大学生活如何？微香的桂花树下，他向我讲述着他的故事。

### 回顾高中生活

杨健一直彬彬有礼，和我们见面时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前一个学霸朋友。我问他是不是学霸，他笑说自己并不是。

来自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级，杨健的成绩毋庸置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高三和父母打游戏的游戏粉。“当时我把自己关到屋子里，他们来的时候我就把游戏关了，他们就以为我在看书学习。”当高考结束，其他考生忙着撕考卷、彻夜游戏时，杨健却坦言，“我觉得是我开始回到现实了，以前把太多的情感寄托在虚拟世界，临离别时就更希望花时间和同学相处。我把更多的感情寄托在现实中，不沉溺在虚拟（世界）。”他十分看重朋友关系，按他的话说，“我还是更喜欢和人相处，因为比较喜欢热闹，喜欢人多的地方”。另一位被采访的同学如此评价杨健：“爱交朋友、慢热、包打听，一般老师同学的联系方式他都有，非常热心。而且他非常喜欢 PEER。”

杨建留给我的印象是内敛。他会经常提到他和他人的关系，也很愿意把他的时间留给他珍惜的人。

### 在 PEER 的日子

在 PEER 进入玉林高中前，高年级同学间只是面熟，但彼此并不认识。PEER 打破了原有的班级模式，增进了大家的感情。但由于 PEER 是在假期里开展活动，于是我们问杨健会不会有抵触情绪，他说：“PEER 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不是补课而是活动。一方面和哥哥姐姐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原本相互不认识的同学们也玩得很好。”他一直把 PEER 志愿者称为“哥哥姐姐”，言语间流淌着温馨的思念。“其实大家都挺想见到哥哥姐姐的，但是他们就不是很有时间过来，本来去年暑假和寒假有机会来的，但是后来又有事来不了。”

回忆 PEER 的活动内容时，他突然指着左边的花丛：“对了，这就是那时候我们活动的空地。”时间似乎被带回到那个夏天，他认真地为我讲述每个参与过的游戏。“解手链是所有人先围成大圈。然后大家打乱顺序，随便乱走。最后要把这个结重新打开为环”，“还有很多报纸滚车轮，就是把报纸弄成一个坦克滚履带，还不能把报纸弄破，一个团队从这边走到那边（手指一段距离）。”

大学时，为了增进舍友间的关系，杨健以设计了一个以宿舍为单位的越野项目，“我这个和 PEER 有点不一样，PEER 的哥哥姐姐会以队伍为单位，然后在每个地点安排一个哥哥姐姐给我们任务，完成之后他才会给你下一个地点的线索。”

##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他激动万分地向我介绍着，对复旦的热爱溢于言表。杨建坦言，一开始他想去北京考北大清华的，后因分数上了复旦。问他会不会觉得遗憾，他说：“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复旦比较适合我。”他的思考方式、深深地荣誉和归属感，都是复旦留给他的烙印。

他特别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培养行业的领袖人才，各行业的佼佼者”，复旦的理念深入他的内心。杨建说他的很多同学“不想学习就义务教育结束之后有的会上中专，有的可能会去广东打工”，而且这种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当我问到中专毕业后的就业潜力时，他说：“就是培养技能，比如说你要去修汽车你不可能初中毕业直接去，肯定要学，比如说机床什么的，相当于岗前培训一样。”他观点明确，但绝不极端。他认为中专是一种就业方式，只是和大学教育存在客观差异。“比如大学有车辆工程专业，但他不是（职业汽修专业）；设计或工程师可能是和图纸啊计算机打交道，中专出来直接去生产一线工作。”

玉林的树四季繁茂，初到上海，杨建惊异于那里冬天的光秃秃，他在生活上也碰见了许多“意外”。复旦的澡堂开放零遮挡，让许许多多的学生十分不习惯，我想问他过了多久才习惯，没想到他竟然从没有在公共澡堂淋浴过。“洗澡我就不去澡堂，我就洗冷水。我们寝室楼里有洗澡的地方只是不提供热水而已。冬天照样洗，所以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不过现在好了，不用洗冷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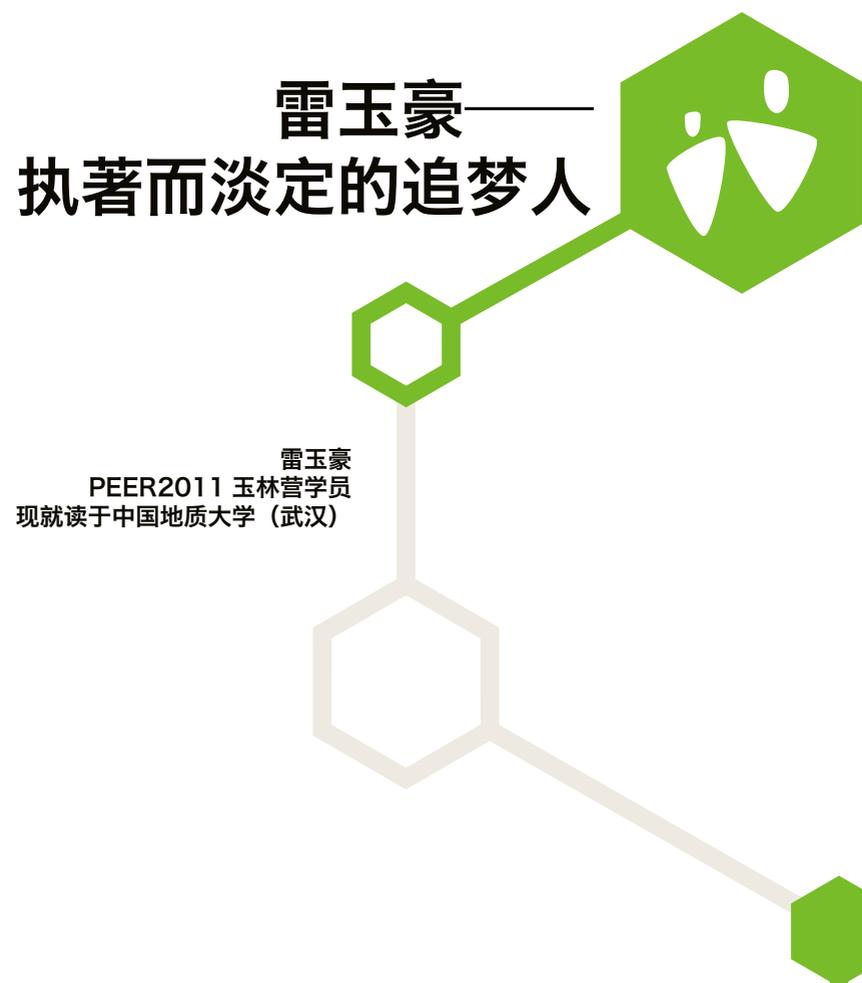
大学期间，他曾去安徽山区支教。“PEER 让我持续关注支教信息，我希望能和 PEER 一样，给他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带着对 PEER 的思念，载着曾经在 PEER 的收获。他理解学校和 PEER 本身的一些决定，但在采访中他又不止一次表达：“希望 PEER 能再来到我们高中。”离开 PEER 的他，非常热衷于志愿者服务，比如安徽颍上支教、阳光之家关爱智障人士活动、地铁站志愿者。他对我说：“这是 PEER 留给我的影响。”

## 后记

杨建给我的印象是热情慢热又带一些神秘感，这源自他身上的自由感。

他的大学生活很丰富，他本人就像王小波说的：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旦复旦兮，祝福杨健就像他的校训一样，拥有自由的灵魂，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2014 年冬  
田甜



## 雷玉豪—— 执著而淡定的追梦人



“虽然 PEER 给我带来了一些可能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潜移默化地还是会对我有一定的帮助吧。”

### 初见玉豪

雷玉豪是我们此行见到的第一个学生，那天上午他正在进行这学期的最后一门考试。就在我和挚愿者猜他这门考试成绩的间隙，玉豪如约来到了主教门口。初见这个大男孩时，我们觉得他有些腼腆；但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一起直奔学校食堂。

一路上，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一方面慨叹学校之大，另一方面他也不时地为我们介绍着各种建筑，包括他的宿舍。还记得经过餐厅大门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硬是要等我先迈入口他才跟进来，还为我们拿好了餐具，十分有礼貌，这在不好意思之余，体会到对面这个大男孩的可爱之处。一顿美美的午餐后，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聊天的咖啡馆，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校园。最后，我们来到了学校对面的研究生部，在那里他领我们参观了露天的化石园，本打算就在园里的石凳上聊天，不料当天有些湿冷，玉豪不辞辛劳地和我们继续前行了约二十分钟也没瞧见咖啡馆的踪影，只好带我们走进了永和豆浆。刚开始玉豪还抢着买单，在我们的坚持下他只好作罢，我们对他愿意花费一个中午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折腾”真的很感动。

### 那些年，我与 PEER 有个约定

话题从 PEER 开始。当被问到是否和志愿者保持联系时，他说：“或许我应该更主动一些，毕竟每个人也不都是那么有空。”在被问及为何选择现在的专业时，玉豪坦言：“其实我来这个学校之前，也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高中时对人生的思考还不够，包括现在也还很不足，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他不仅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挚愿者，还能准确回忆当时的各项活动。他提起 seminar、研究性学习、定向越野为代表的团队活动、结营时候的排话剧、与 mentor 的一对一面谈等。他对学长学姐们在国外的见闻与经历印象深刻，提到“有一个学姐分享了她在加拿大的一些趣事，包括追寻美食的经历。还有一位美国的学姐讲述了她在非洲做志愿者的故事”。也许 PEER 之于他，不仅仅是二十多天与挚愿者的朝夕相处，更是如他所言那般，“也许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间接的影响却不小。有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还有鼓励我们去追求卓越的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聊到对他影响最大的挚愿者时，他提到了那些有过壮游经历、看过世界的哥哥姐姐们。也许是源自于他对于

大千世界的向往，他说填报志愿时“虽然并不清楚要填哪里，但我很想写广西以外的学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随即我们便聊起了他“看世界”的经历，玉豪今年暑假和朋友一起去了上海和南京，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他对于上海的认识有了些许不同，“想象中的上海是一个东方大都会，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水平很高的地方，但是这次的旅行经历也让我发现了繁荣背后的一面”。他进一步举例说：“当走到黄浦江边上的时候发现，由于那里外来人口比较多，环境比较差，还有伴随着流动人口多而带来的一些不可控因素。”

### 初尝大学生活

我们从高中生活一下跳到了大学，对比哪个更累时，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高中生活感觉比较有规律，而且那个时候精力充沛。大学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事情堆到一起，常需要熬夜，加上处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比较辛苦”。随后，在被问到是否想要回到过去简简单单的生活状态时，他告诉我们，“这个肯定是没办法回去的，只能想办法适应现在的生活。而且人生的经历是没办法重复的，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下去”。

聊起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的区别时，他坦言：“高中时候大家每天一起上课。到了大学，虽然一些专业课还会在一起，但已经不像高中时绑在一起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大家的关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密切。这个也是关系发展到不同阶段的特点，毕竟我们不能指望遇到的每个人都像儿时的玩伴那样亲切。我们要不断学会如何跟身边的人打交道，适应他们的交流方式，在他们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玉豪觉得独生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缺少可以倾听他们的故事的人。玉豪还说：“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我应该会更开朗一些。”他告诉我们，大学里与他关系最好的是室友，其次是老乡，还有那些在思想上有共性的人。他把其他朋友分成了几个类别：各取所需、兴趣、感情式的交流。他分享了自己心理课上学到的将深度交流分成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日常问候，第二个是兴趣爱好或者工作，第三个就是感性和理想。玉豪就像给我们上了一节着实让我们对工科男有了新的认识。玉豪也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儿时的梦想，“有想过当科学家，律师啊，还有医生什么的，但是很早以前就发现不怎么切合实际，现在我觉得就是要尽快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做一些事情，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能在社会上立足”。

对他而言，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不过是为未来的生活找到一个方向，同时积累独立学习的方法。我们从谈话中能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就连加入社团也是为积累与专业有关的编程实操经验。我记得他不止一次提到希望找到感兴趣的东西或是跟老师做一些研究。聊起到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时，他的真诚与思考也让我受教许多，“我也说不清楚，学了知识或是使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时，还是有兴趣继续深入，比如信息处理的算法。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条件反射呢，还是真正钻研的兴趣；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会更大。随着了解程度加深，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吸引你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兴趣吧”。那份坦然与看似随意的回答让我不免对这个才刚刚二十出头的大男孩肃然起敬。

### 未来设想

谈及父母，玉豪的言语流露出温馨。虽然不露声色，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对父母的理解与体谅。当初选择专业时他或多或少也受到了父母的影响，但他既没有非常欣喜也无丝毫的怨恨，只是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所学与选择的路。他再一次坦言，觉得自己是比较被别人影响，“但当没人对我施加影响时，我还是挺干脆的。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是很有信心吧，所以常常参考别人的建议”。我们问父母是否希望他回来工作时，他说：

“不管他们说没说，应该都更希望多看见自己的孩子吧，我想他们还是希望我回广西去工作的。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具体还要看到时候的情况。”

虽然我们没有再追问他将要去哪儿，但我们希望未来他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理想。我们在谈话中也了解到了他的一个小心愿，就是希望在大学期间能有一次支教的经历。尽管 PEER 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支教组织，我们也并不知道 PEER 为他埋下的那颗种子是否已经发芽，但我们他乐于服务的精神让我们印象深刻。其实他已经在路上了，从初中时被动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到大学时主动去学校里的附属幼儿园做义工，以及在学校迎新的时候去做志愿者，我们欣喜地看到他的成长，也希望这颗爱的种子能够继续播撒，传递给更多人。就像他对 PEER 以及挚愿者的祝福一样，我们也期待他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来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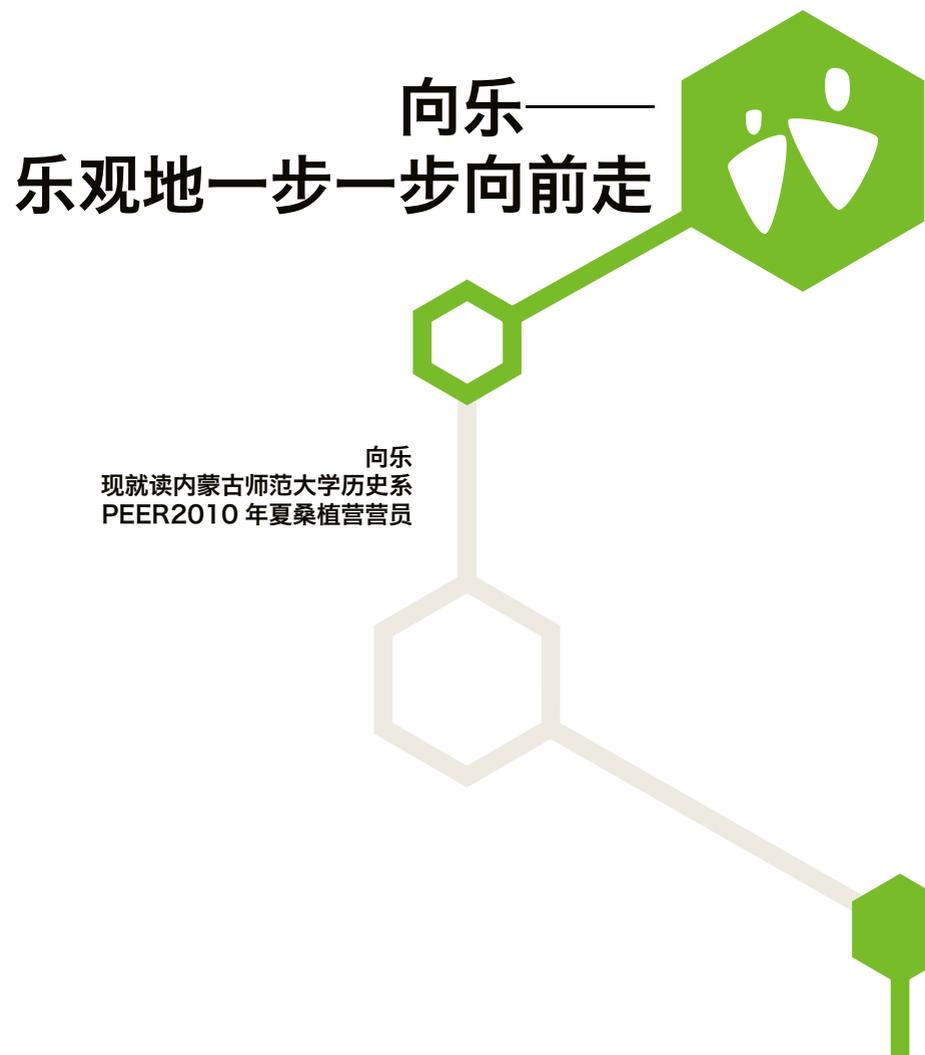
### 尾声

依稀记得在他学校门口分别时，他执意要为我们拦车后才肯走，礼貌之余更多的是不舍。

项目结束后回来正是新年，收到他的短信：“每次都是学姐主动关心我，这次我要主动一些。”衷心祝福他能够像自己规划的那般在专业的求学路上有所建树，不久的将来能考上理想的研究生院，继续自己的爱好。

执笔人：殷梦羚

采访人：向英豪，殷梦羚



## 向乐—— 乐观地一步一步向前走



### 作者按

第一次见到向乐，是B组抵达桑植县的那个下午。当时我们约了一些10届的学生在一中学校门口见面，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起在学校操场的草坪上聊天，吃铁板烧，最后还去K歌。向乐在整个过程中虽然算不上特别活跃，但也足够热情，也积极配合了第二天的采访。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做出采访人，所以显得有些紧张，而且有时候提问的方式有些突兀，但是整个采访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顺利完成。

向乐现在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之前，她走的也是一个典型的桑植学生求学路——从小学毕业，考到老一中（初中部），再到新一中（高中部），最后是高考。填报志愿后，她才算真正地走出去了，整装待发地前往一个新天地。

### 崭新的一大步

突然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感觉到陌生和不适应实在在所难免。初到蒙古的向乐便是这样。北方的空气比南方干燥很多，向乐说她“刚去的时候，军训时，经常流鼻血”。而且因为学校位于郊区，所以向乐很少去呼和浩特市中心去玩儿，“就去过三四次”。而且，她觉得“在内蒙，除了草原，就没什么好玩的”。

除去这些生活细节方面的不习惯，向乐在别的方面都适应得不错。在同学关系方面，因为学校在分宿舍的时候已经考虑了省份，向乐跟湖南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她觉得虽然不能接触更多背景差异的朋友是一个遗憾，但是这样的安排对于大学的适应还是挺有帮助的。至于社团活动，被高中生活压制了三年后，刚进入大学的向乐倒是一下子就放开了。他参加的社团活动中既有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助教协会，还有与自己兴趣相关的舞蹈协会。在最重要的学业方面，向乐也适应得很好。大学里老师教授课程的方式让人觉得轻松愉快，而且向乐自己对历史也有一定的兴趣，所以她还是挺喜欢这门专业的。但与此同时，向乐也提及大学学习的挑战性，“我觉得高中里学得挺简单的。去大学里学的就特细，一节课下来就有特多名词解释，还有很多问答题，一下课就要去看书，自己总结。因为内容太多，所以如果都等到考前才想，就不行了。”虽然才进入大学一个学期，向乐已经朝未来生活迈出了崭新的一大步。

### 和 PEER 在一起的日子

聊到 PEER，向乐坦言 PEER 留给她的影响“特深”。她总结了对整个活动的最大感受就是“就是结交了很多朋友；而且有很多兴趣小组，可以通过这些小组拓展兴趣；还有各种活动可以发挥想像力，如扔鸡蛋、木桥等，都挺发散思维的，以前很少做这样的活动”。摔鸡蛋活动中惨烈的失败经历，尤其让向乐印象深刻。

当谈到有关 PEER 的经历时，向乐聊起一个小插曲，整个 PEER 夏令营期间，学校里还有老师在组织学生补课，参加补课的学生总数不多，但其中有一些学生是在父母的要求下才参加补课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学校多数老师和家长与 PEER 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再联系到后来 PEER 在桑植营点的取消，向乐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在伤感的结营仪式后，向乐依然通过邮件的形式保持着与自己的 mentor 杨超的联系，她不仅会与自己的 mentor 交流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还会很轻松地聊一些八卦。虽然向乐自己也说这种交流会受到国界、时差的影响而断断续续，但能保持下来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而且向乐自己也认为这是她在 PEER 中收获的一笔宝贵财富。

### 温馨的家庭生活

作为一个女孩，向乐对家的依恋很深，我在同她聊天时常常能感受到这一点。比如，在谈到将来的工作意愿时，她说自己以后想留在家附近，虽然在具体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上跟父母还是有分歧，但是仅就工作地点这一个方面来看，向乐与家里人的意见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就算是有分歧的职业选择问题上也能体现这一点。因为向乐选择老师作为职业的理由之一，是基于老师的假期较多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里人。还有，向乐在作出决定是经常还是会听从家里人的意见，比如向乐现在所学的历史学专业，就是她的父亲帮她选的。

向乐并不是一个独生子，她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弟弟。虽然她起初对弟弟的评价是简单的“很讨厌”三个字，但这毕竟只是一句玩笑话；之后谈起与弟弟相关的话题时，向乐还是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姐弟情深的一面。作为姐姐，向乐教会了弟弟打篮球、滑旱冰；还会在暑假的时候帮他辅导作业。虽然向乐也会时不时地抱怨弟弟太粘人、太懒，或是弄坏了自己的旱冰鞋之类的；但也会带着宠溺的语气夸奖弟弟胆子大、轮滑“滑的特好”。在这个话题的最后，Meicy 问向乐她觉得有一个弟弟还是没有好一些，向乐回答道：“会比较好吧，有个被欺负的。”但紧接着便又接着说“以后就会，可能就会，他大了我也大了，就会有一个照应”。向乐、父母和弟弟，多么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 她的大学生活

向乐说过自己未来想要成为一名历史老师，而且最好是在张家界市内当一名大学老师，而她的父亲则希望她能够在毕业之后考公务员。但目前向乐自己也不清楚以后究竟会具体选择哪一条道路，但对于求学这一点向乐与其父亲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本科毕业之后，能读就继续读下去。

向乐对自己所学的历史学专业还是很有兴趣。尽管才进入大学一个学期，学校已经要求她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一开始，我们还在对这么早就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的安排感到很吃惊，但是随后才发现向乐对于自己的选题、思路已经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了。因为分配给向乐的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向乐目前考虑的选题有晚晴东太后慈安和明清疑案。她目前正在为此收集资料，具体确定方向。至于自己的学习规划，向乐想过很多，怎样写好毕业论文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为向乐所就读的是师范类的大学，而且自己以后又有当老师的意愿，所以她加入了学校的助教协会，这也是向乐在参加过的诸多社

团里面决定要坚持下去的一个。向乐还谈到过自己对于地理的兴趣，她说自己有计划要去选地科院的课。她说尽管因为地理类的课程很火爆，所以还不一定能够选得上，但是她觉得还是要试一下。

## 后记

向乐的父母取“向乐”这个名字一定是希望她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快快乐乐。就大家一起在桑植待的几天，每一次见着她，她都是和朋友们在一起。尤其是第二天，徐凯他们与志愿者们一起打篮球的时候，我看见在陌生人面前稍显约束的向乐和一旁的朋友们嬉笑打闹。这就是向乐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她正在一步一步地计划着未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 柏玉姣—— 故事里的女同学



柏玉姣  
现就读于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儿科专业  
PEER09 年夏季项目桑植营员

## 柏玉姣—— 故事里的女同学



### 作者按

初识柏玉姣是在今年年初，因 PEER 回访我们相识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桑植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贺龙的故乡。如今的桑植，隐去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霸气，依山傍水，温润清新，深冬入城，入眼仍是满目葱绿。一条主干道贯穿桑植全城，坐上两元一位的出租车沿道向前，小小空间之内听不懂的乡音扯着家常，下了车就能闻到深巷尽头的米粉摊飘来的香气。

我们就这样，在桑植县德克士的二楼见到了柏玉姣，2009 年 PEER 桑植营的老学生。见面之前我们曾通过电话，电话那边的女生声音爽朗，话语末尾带着甜甜的尾音，温和亲切；而在见面之后，在桑植冬日的阳光里听着玉姣讲她自己的故事，我们又渐渐看到这位温柔娇小的姑娘内心坚毅的一面——她温和地坚持着一些事情，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态度，不偏执也不执拗，尽管有着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焦虑和困惑，她仍平和且安然地向前走着。

### 对医学的努力和坚持

柏玉姣目前就读于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儿科专业，今年正在。谈起为何选择学医，玉姣笑说是因为“自己对白衣天使有种幻想”。另外，小时的经历也深深影响了玉姣的职业选择，“从小受家人影响吧，我舅舅是医生。但从小自己就体弱多病，特别怕去医院，然后小的时候有次感染了，被误诊为肾炎，那个时候感觉特别无助，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医生，把自己的家人至少是很好的照顾到。”

众所周知，“学医”是一条辛苦的道路，一路上需要克服诸如恐惧、寂寞、辛劳等种种障碍，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的玉姣却表现出一种积极且乐在其中的心态。玉姣曾向我们讲述她和同学们在解剖课上的经历。她说，“家基本都是很跃跃欲试，都是‘啊让我！去动一刀子吧’‘去打麻药吧’这种。我们是要给兔子麻醉，都很期待去扎那个针，很跃跃欲试，恨不得每天都动手。”而她自己，除了认真地对待解剖实验，对于解剖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以前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舅舅跟我说，他以前学医学解剖就要面对着一池子尸体，每天拎出来几条。我当时想没那么恐怖吧。现在进去（学校）学习，觉得真没有那么恐怖，没有别人说的那样，自己觉得很正常啊，每堂课学的（身体的哪一部分），都已经画好了，你去了只要看这节课要学的知识，比如肌肉骨头，你自己看就好了，没有到什么福尔马林很难闻，容易流鼻涕什么的。可能是现在的技术也比较好

了吧，环境也比原来好了，没有以前那么恶劣了。”

在学医的道路上，柏玉姣的努力和坚持远不止于此，高中时的玉姣，经历过落差、彷徨和无助，但坚强的她还是“咬咬牙就挺过来了”。如今说起，语气柔和，一切仿佛只平常。这个“平常”的故事可以从玉姣小学升初中时说起，“像我们这儿，高中都是学习为主，而且每次都要比成绩。高中我觉得蛮难受的，就我自己（而言），可能是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在一个其他的学校，没有去读桑植一中的初中部，因为小学没有考上（初中部）。我一直觉得小学成绩还挺好的。”有。去读桑植一中初中部的玉姣，在另外一所初中一直默默努力，而顺利考入桑植一中高中后，玉姣却经历了她的第二次落差，“初中就一直很努力，成绩也还不错嘛，到了高中的时候，哇突然看着人山人海，特别多的尖子生、优异的学生，自己也觉得突然一下子没有像以前那么得志了。”这。种情况下，并不擅长数学的玉姣在文理分流时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理科，“就是一种有点像坚持的力量吧，我感觉。因为当时特别想学医，可是高二的时候，学医只能学理科咯。”我。们问起这种坚持的力量源自哪里，玉姣沉默了几秒钟，她抬起头说，“：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们去读大学吧，以后二十年都不用愁了，就感觉是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 不是女强人的女强人

在学医路上默默坚持的柏玉姣，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是“女强人”，“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女强人，有的时候很没有主见，特别想听别人的那种看法，特别想要依赖。只要有个人给我依赖，我绝对不会独立的那种。”尽管如此，玉姣还是遵照自己的本心完成自己遇到过的几次重大抉择。谈及未来，玉姣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去考研吧，考研然后去工作，觉得学医的话还是得对别人负责。学医确实有的时候会很辛苦，觉得坚持不下去，每天都要背书，每次上课还要认真听，不然你真的背都不知道从哪背。……高中的时候你每天都会学习，也不会觉得一下子要学很多知识。但，大学你必须一天内把一本书看完，有的时候很难受，如果平时不努力的话……”

辛苦学习之余，玉姣加入了学校的舞蹈队和腰鼓社，课余时间也会和寝室的同学们一起外出活动，找到建立起归属感的“小集体”。“我是一个喜欢往外跑的人，我特别有幽闭恐惧症，我只要一醒了就想去外边走走。大一的时候有选修体育课，选了排球，6个人一起去打排球，感觉（有了）朋友就有一种小集体的感觉。”对于舞蹈队，玉姣开玩笑地说，“：中的时候跳舞唱歌有点罪过，（上大学后）想发泄一下内心的情绪吧。以前没有干过的事，高中的、小学的，就特别想干。”

### 印象中的 PEER

2009 年，刚刚结束中考的柏玉姣成绩优异，和其他全县前一百名的同学一起加入 PEER 桑植营。初遇 PEER，玉姣坦言并无什么预期，“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夏令营，初三毕业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然后有一大群人跟你去玩，也有很多自己的同学，以前有小学同学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但后来，她对 PEER 有了不一样的理解。“那个时候 PEER 给我的印象是说，大家可以有很多事可以一起去做。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容易淡化个人，有的时候自己很想混迹在团体之中了。”玉姣觉得，在 PEER 的活动中，她学会在团队中承担不同的分工，团队需要领导者，同时也更需要执行者，在一个用报纸和胶带造纸桥的环节里，“（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他说这个应该怎么怎么做，他是特别有主见的一个人。但我是特别没有主见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挺喜欢听别人的，（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特别想配合他的，比如这样这样缠胶布，然后我就缠胶布——我的印象就是缠胶布（笑）。”PEER 活动中的“探索”过程，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喷水火箭”

完全自己（设计），探索式的，当时我们刚初中（毕业），连手机都没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搜集，资料都是自己找，自己摸索，什么小的时候玩儿过啊，或者说唉他们这儿有气筒，那气筒可以打气啊什么的……”

离开桑植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位外表温温柔柔姑娘。她觉得自己的故事再平凡不过，甚至没什么好说，但点滴细节描绘出的轨迹还是让我们看到，温柔中的坚毅，平、中的坚持。其实，没有人会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在平凡的日子里，在平淡的生活里，靠近着自己的梦想，构筑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就像那天道别后你转身隐入桑植石桥上的人流，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你就是你。

祝福你，柏玉姣。

2014.01.17 于怀化

2014.01.26 于桂林两江机场

2014.02.20 于北京

执笔人：徐悦

采访人：殷梦羚 徐悦

## 彭俊豪——不走寻常路



彭俊豪  
东北财经大学大二  
湖南桑植营营员

## 彭俊豪——不走寻常路



### 作者按

他不学电脑却开发了一个叫“DUFE”的微信公共平台；他不学经济却对经济学家如数家珍；他不参加辩论赛却屡屡在课堂上说服老师。他就是彭俊豪，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男生。

### “我希望能改变一些东西”

“我喜欢听书，我还自己做了一个微信公共平台，还有一些智能的东西，叫做DUFE，既有服务号也有订阅号。”

聊到读书，他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起自己制作的微信平台，这个平台致力于向订阅者推荐他从网上找到的有声书资源，存放电子书的百度云已经超过了500多G。平台名称“DUFE”来源于他的学校——东北财经大学的英文简称，大部分平台的关注者都是他的老师和同学。说起做平台的初衷，他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希望能改变一些东西。如果我有一个目的，我就会想办法把它做好。”这就是彭俊豪，直率而坦诚，坚持自我。

“我提出一个观点，有反对有支持，这样就好办了，可以讨论起来。我的观点有时候比较极端，一开始他们听了我的观点之后就会开始反对，老师也反对，。但我觉得互相交流也挺好的。”

俊豪不喜欢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他喜欢和老师交流，在课上和老师讨论，通过互动的方式学习知识，并且希望吸引身边的同学一起讨论，在学术交流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上课的方式，希望改变一些东西。

### 努力做自己

一旦对身边的现象和规定感到不满，他不仅会口头批判，还会付诸于实践。觉得“大部分人去英语角都不是说英语”，就不参加英语角的活动；觉得“学校的占座现象太不合理”，就坚持不占座；觉得“老师要求每天早上6点半到教室早读会睡眠不足”，就每天晚半个小时到教室；觉得“经管类社团每次活动要穿西服太刻意”，就退社。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不会被所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左右。

“辩论是有套词的，基本按固定格式走，比如一叶障目、盲人摸象。辩论的观点可能

是你不赞同的，为了不赞同的观点去辩论我能做到，但我不喜欢用诈术变。”他喜欢辩论，却从来不参加辩论赛。因为在他看来辩论到最后就是诡辩，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抓住对方的一点失误不放。有时候自己辩护的观点都不是自己觉得对的，他不喜欢做这样违心的事情。他觉得辩论应该为了真理而不是输赢，于是，他告别了辩论。

“我喜欢冥想，练冥想。我住在一个单人寝室，没什么干扰。所以我可以闭上眼睛听一听，想一想；也可以利用散步的时间，寡思寡欲，绝学无忧。练冥想有助于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很多烦恼。”他喜欢一个人在路上听书，一个人闭上眼睛思考，一个人去体悟，一个人去经历，一个人去解决问题。



彭俊豪（左）与访谈者

### 对经济学的热爱

“张五常做事做的太惨了，他还有一个涉及古董诈骗，他连香港都不敢回。前几天不是科斯去世嘛，然后张五常开追悼会，以香港大学的名义，但是他没有去香港，只回到深圳，因为一旦回香港就会被引渡回美国。”

“杨小凯 2004 年去世了，死于肺癌。”

俊豪仿佛能够信手拈来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的观点和轶事。因为本科专业是投资工程管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学习工程和建筑知识，这与他当初奔着“投资”二字而来的愿望大相径庭，所以他决定去旁听北大教授汪丁丁在东财开设的行为金融实验班课程。通过邮件，他和汪老师探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但受制于学校的规定，即使通过转系考试也不能转到这个实验班或其他与经济相关的院系，所以他只能靠自己的兴趣坚持学习。他承认：“我还是得把本专业的成绩学好，至少不能挂科，经济学上也只能偶尔看看书。”

### 尾声

俊豪对 PEER 没能在桑植继续办下去感到和遗憾，“因为即使没有 PEER，学校也会找其他的方式把他们留在学校，而 PEER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也觉得 PEER 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他建议 PEER 建立一个能让短期项目长期

化的官方平台，因为仅仅依靠志愿者和学生之间点对点的联系，没有办法保证双方都有时间。

“我觉得大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过得开心和幸福。我看过哈佛大学的幸福课，人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有一些人，做自己现在觉得做得对的事，努力的读书，为了是牺现在的幸福去换取未来的幸福，但我不愿意这样。我觉得大多数成功者都是现在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希望自己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能够预期到我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或者将来会非常有意义。”

这是他看完哈佛大学公开课之后的感想，也概括了他所坚信的人生观和他一直为此付出的实践。看自己想看的书，听自己想听的课，走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努力把握当下当下的幸福，这就是彭俊豪。

张添宏  
2014 年冬



## 熊飙—— 我会打一辈子篮球



“你觉得我适合读什么？”

“会计比较好就业，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计算机可能对文科生来说有点难了，不然也挺好的。”

“那读会计可以打球不？”

“读书的时候会计不怎么花时间，工作上就不好说了，一般都挺轻松的。”

“其实我最考虑的还是能球。”

这是我和熊飙最近的一次 QQ 聊天记录，关于大学的专业选择，他只考虑能够打篮球的时间，仿佛篮球就是他的全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月前那个穿着蓝色运动鞋、浅色校服、黝黑皮肤、瘦高身材的高三文科男——熊飙。

### 喜欢看篮球

初见熊飙，他 180 的身高和脚上的蓝色运动鞋告诉我“这孩子爱打篮球”。在走向饭馆的途中和吃饭的整个过程里，我们的话题都离不开篮球。他喜欢凯尔特人队的朗多，因为他向往朗多变幻莫测的助攻，因为“打篮球最重要的是团队，而我最喜欢助攻”。

和每一个喜欢篮球的孩子一样，熊飙会守在电视机前为总决赛第六场邓肯那偏出的投篮感到可惜，也会在课间通过手机看虎扑的文字直播，不断的刷新只为了最后一刻的比分。“有时候看手机直播真的挺有感觉，比看电视直播刺激，而且还要发挥想象力，心里跳上跳下的。”

当然，到了高三，没那么多时间看球打球，更多的时间还得为了高考努力。说到学习，他特别喜欢历史老师，因为“他的年纪和我们相仿，而且每节课都给我们放电影，让我们觉得很放松”；他也因为数学成绩无法提高而懊恼不已，但他并没有放弃，“我觉得自己还没开始努力，我有信心”。

### 酷爱打篮球

由于熊飙下午还要上课，所以我们在饭后简单地聊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里，话题依旧离不开篮球。但这一次，他用话语和神情告诉我，篮球对他的意义远不止看 NBA 那么简单。

“打篮球特别带给我的感受就是开心，有时候在学校不知道干什么，觉得很无聊，心情不好，打篮球就特别爽。特别是盖帽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好。”熊飙话语中满是对篮球的渴望。篮球就是他最好的伙伴，能够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带给他快乐，能够和他分享喜悦忧伤，如他所说，“打完篮球我会很兴奋，他们都说我变了一个人”。

篮球不仅给熊飙带来了欢乐，也让他交到了很多朋友。在他看来，通过篮球结交的友情都是最珍贵、最纯洁的。尽管这种友谊很普通，也许就是男生间的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但一旦朋友有了困难，他们之间都会奋不顾身的两肋插刀。在说到自己和队友们帮助所在的班级拿到年级比赛第二名，并且仅输给拥有体育生的班级两分时，他的话语间满是自豪和对于队友们的信任。谈到运动员的伤病，他让我看了脚踝上的伤口，是因为打篮球时奋不顾身向前冲，受的伤。虽然现在还没好彻底，但他告诉我“我还是照样打球，不刻意去碰伤口就不会痛”，仍然会拼尽全力去抢每一个篮板、做好每一次防守，因为“只要站在场上就不能对不起篮球”。

### 不打篮球的熊飙

由于中午和熊飙约好，下午放学后和他一起在学校篮球场打球，所以有机会和他见第三次面。在麻江高级中学的坡上迎面走来的他，换上了一双红色球鞋，还带着他的室友和球友，球友说，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球，熊飙个子高，是他们之中打得好的，但熊飙总是很谦虚的指着另外一个男生说：“他比我打得好。”

然而最终篮球没有打成，原因是熊飙不喜欢球场上那群打野球的人。“我不喜欢和这些体育生打球，因为他们打球特别脏，经常用肘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熊飙用特别负面的语气评价他人，因为他真的太爱篮球，他觉得这些人侮辱了篮球。在他眼中，篮球应该是一项通过团队配合带来快乐的运动，而不是为了胜利伤害对手。

我希望和他打一会儿篮球，但他却希望能和我们多聊一会儿。于是我们站在篮球场边，聊着和篮球无关的各种话题，甚至忘记了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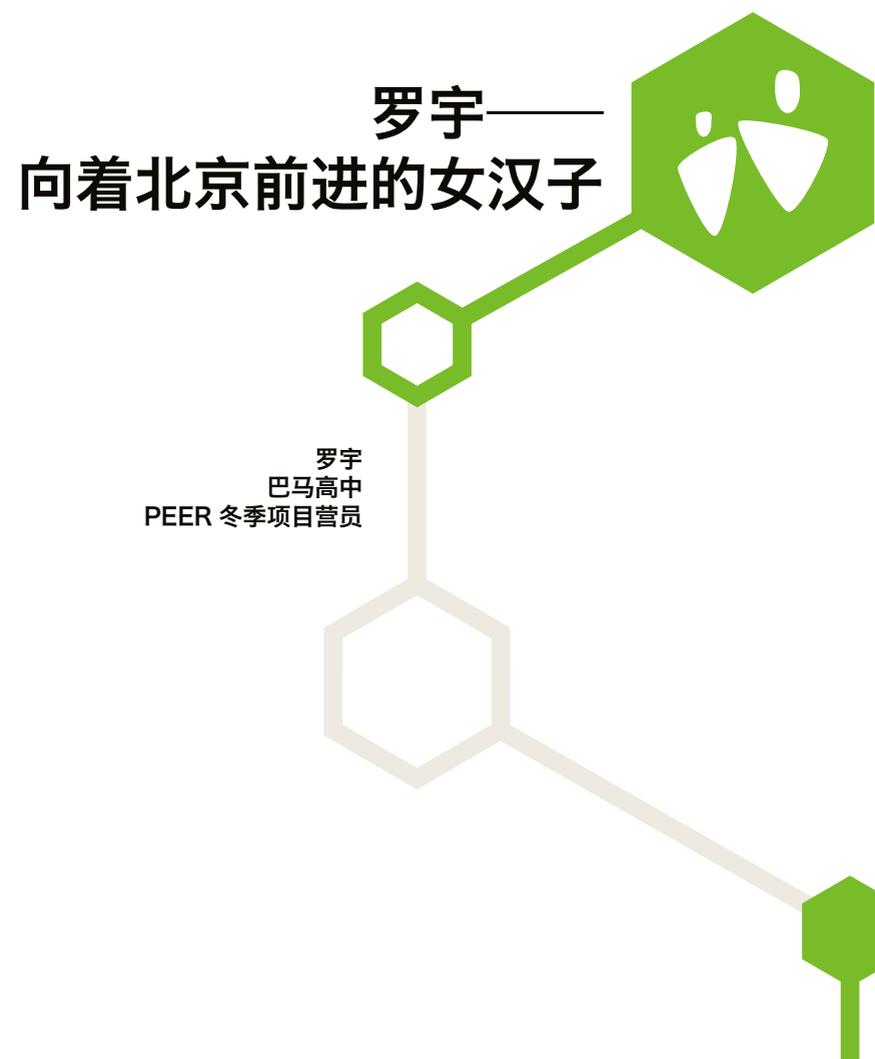
谈起友情，熊飙告诉我们他宿舍 8 个人会轮流给彼此过生日，舍友在他生日那天还去他家做客，这把他高兴坏了。说到这，他在平淡的叙述中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到高考，他很焦虑，担心自己的数学成绩，担心自己考不上一本，但他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后劲，想要继续努力，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努力，满是纠结。

说到未来，他说，“我去的最远地方就是贵阳，我希望考上贵州大学。我不知道高中毕业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大学毕业要做什么”，这让我觉得有些难受，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看到很广的世界，他一定会知道世界很大、自己很棒，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

除了篮球，我们也聊到了 PEER，这个腼腆的男生会记得翰扬让他们下楼捡起自己丢下的食品包装袋；会在英语老师离开之前和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并大哭一场；也会因为担心陈奕伦认不出自己而不敢参加第二次的夏令营。当他见到陈奕伦并且发现自己还被记得时，“觉得很感动”。熊飙一直记得和 PEER 在一起的时光，也一直把 PEER 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他说：“有时候学习不好，就想到他们就比较有动力。”为了关注 PEER，他特地注册了

人人，上面所有的状态和日志都关于 PEER。《忆，那年夏天》写满了他对 PEER 的回忆，“我一直都在回忆，我不曾忘记，因为有你们，我们学会许多，我们更快乐，那年夏天，成长的岁月。Forever，相恋总是如此勾人”！

张添宏  
2014 年冬



## 罗宇—— 向着北京前进的女汉子



初见罗宇是在宾馆旁的一家奶茶店里。单从外表来看她是比较文静，我还觉得她长得很像陈鲁豫。但事实上，外套的鲜黄色暴露了罗宇那颗热情奔放的心。无论是在第一天奶茶店的破冰活动，随后一起出游，还是晚上的正式采访，罗宇都热情开朗。

在陌生人面前，罗宇似乎丝毫没有要掩盖这一点。她评价自己时，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个“女汉子”。她还说，自己喜欢过的男生硬是被自己同化，反倒成了“好基友”。

### 我要去北京读大学

罗宇去北京读大学的梦想是在参加了 PEER 的冬季项目以后确立的。

当年 PEER 在巴马举办冬季项目时，并没有像大部分地区一样得到来自学校的直接支持与协助。巴马高中官方并没有对这一活动表现出来很大的兴趣，仅仅只是学校英语组的老师对认为这项“不务正业”的活动很有意义，并且很热心地帮忙筹办活动。而正是因为没有学校方面太多的干预，这次活动是由学生自愿报名的。罗宇当时马上就报名了，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选上。在得知自己被刷下来后，她没有放弃。相反，罗宇说，她干了“这辈子自己觉得最有勇气的事”。

她从家里跑去学校，刚进校门口的路上就遇上了学校里负责 PEER 冬季项目的英语组组长。一开始罗宇没有鼓起勇气，觉得自己可能成绩不够不能参加，只是与老师擦肩而过。然而，走过了一百来米，罗宇突然转身，“几乎是一路狂奔回去”赶上了那位老师，大胆说出了自己参加活动的愿望。这样，才有了她与 PEER 的邂逅。

罗宇参加的是 PEER 冬季活动。在其中，她遇上了跟自己关系特别亲密的 peer，她的“干爹”——廖元辛。廖元辛平时说话并不多，起初是罗宇是凭借女汉子的气势主动接近他的。结果，两个人逐渐建立了特别好的个人关系，以至于后来别的人都笑话廖元辛是不是认了个“干女儿”。不过其实罗宇在整个冬季活动中与别的挚愿者都建立了很好地关系，一直到后来都有联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罗宇立下了要去北京读大学的志愿，“虽然他们很多不是在北京读书，但是在北京能遇上他们的几率要大很多”。这就是罗宇一开始要去北京的理由。

### 复读

复读的念头是罗宇在高考之前就有的，只是她那时候没有敢跟父母交代。罗宇说，

也因为高三时被男朋友甩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不在状态。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实现去北京读书的愿望了。不出所料，罗宇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对于这次失利，罗宇自己分析过，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她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在高中三年不够努力，也许自己的付出不足以支撑梦想。高考落榜后，罗宇苦闷过，也怀疑过自己。她说，那个时候，远在墨西哥的“干爹”及一直有联系 PEER 挚愿者们，都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帮助她分析原因，以走出低谷。我很难想象这么开朗的一个女孩也有如此这般的人生低谷。

事实上，罗宇复读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尽管罗宇母亲始终支持女儿的决定，她的父亲却很反对。罗宇说，她父亲认为一个女孩子随便读一个大学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复读又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但后来，在罗宇的强烈要求及母亲的支持下，她还是顺利复读了。也许因为高考临近，亦或是父亲确实看到了女儿的长进，罗宇父亲虽在一个学期之后也不再反对了。

### 原来高中可以过得这样充实

罗宇选择了百色祈福中学复读。在全新的环境里，罗宇以全新的心态重新体验高中生活，也有了全新的感受。“充实”，是罗宇对现在的生活最简洁的评价。“我觉得这里的学习氛围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了很多，我觉得以前的高中真的是过得太闲散的，我才知道高中可以过得这样充实。”罗宇对于现在的学习状态很满意，女汉子一般豪迈，罗宇也没有觉得再读一遍高三太累、不值得。当然，她也有高三应考生的困惑，比如自己成绩起伏很大的原因。但她觉得，只要最后能去北京，这样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经历了一次高考失利，罗宇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她的梦想也变得更加具体。因为对语言很感兴趣，也觉得自己擅长语言，她希望能考上北外或者是北二外，攻读英语专业。当我们开玩笑地、从收入的角度推荐了英汉口译专业方向时，罗宇回答说，她会考虑的。

**“只要努力不放弃，挫折中变得更坚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很棒”**

这是 PEER 歌词的一句，用来形容罗宇，非常恰当。看着她走向新的生活，拥有越来越明确的目标，我很是为她感到很欣慰。或许因为经历过挫折，罗宇在聊天的过程中经常会主动地说觉得某方面很自卑。我们也隐约感到，在她热情开朗、女汉子的表象下，也许隐藏着的一颗不那么坚强的心。我们相信只要罗宇继续保持奋斗努力不放弃，终会实现去北京的梦想，也终有一天发现自己很棒。

### 结语

巴马是回访活动第二期的最后一站，到这里，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的学生。或许对于我们，一站只是换新地方，见到新面孔。但对于学生们，就罗宇和她的同学来说，也许 PEER 的重新造访，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我们在巴马时，罗宇跟她的同学们，配合我们的采访，还陪我们去附近游玩。临走时，她们也特地赶到汽车站为我们送行。她们对于 PEER 的感情远超过我的预期。也许 PEER 也应该以下沟通的热情回应这份感情，因为，或许 PEER 就出现在了她们“*What really matters*”的清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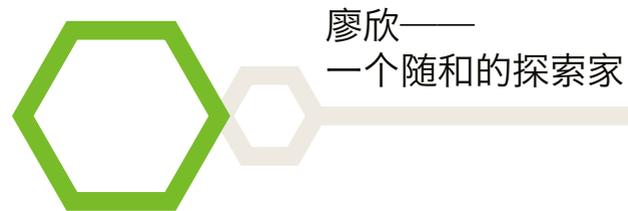
执笔人：向英豪

采访人：徐悦，向英豪



## 廖欣—— 一个随和的探索家

廖欣  
广西财经学院大一学生  
2012年 PEER 巴马营学员



## 廖欣—— 一个随和的探索家

### 作者按

初见廖欣是在巴马宾馆旁边的甜品店。在一群女孩中间的她并不是最耀眼，她乖乖地坐着，不等人问话便不作声，但是冥冥中感觉到我与她好像是多年未见的姐妹。

和她的正式见面要数采访当日，她在楼下等我，颇有些不好意思的我连忙请她去宾馆的大厅坐下，在等另一名志愿者的间隙，我们简单地聊了聊最近看的电视剧、寒假生活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她属于卡哇伊类型的女孩，可爱地让人没法不喜欢她，带着韩式的大框眼镜，有点像某个漫画人物，安静地坐在一旁。

我们相约去她熟悉的煲仔饭店边吃边聊。一路上，我并没有问她很多问题，就像一个姐姐带着一个妹妹一般闲逛，不一会就走到了，巴马县城的集市并不大，饭店就坐落在某个交叉路口，不知不觉间我发现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越发觉得温馨。

### “我和上海有个约定”

当天下午，一行志愿者与学生们相约去郊外采风，一路上我们天南海北地聊，无意中得知了她的梦想。想要去上海工作的她让我不得不慨叹眼前这位姑娘内心的小宇宙，北上广一直是很多大学生心中的梦想，殊不知每个梦想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说到上海，她一脸兴奋，我问她为什么对这个城市情有独钟，她也说不清，只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拉扯着。听闻她高中时候理想的学校后，我才有了答案。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有时候好的东西总是要等到最后才能捧上。如同这个梦，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有破灭的那一天，只期待着早日修成正果。

廖欣的高考成绩尽管没有达到名校的录取分数线，但至少她可以有个与其实力匹配的校园，能让她在喜欢的城市里生活。可是，由于父母的坚持，廖欣留在了广西。她说：“如果没有父母的意见，我一定会填外省的。比如说上海，想要离开广西吧。因为当时我们老师也这样说，尽量离开家里往远一点走，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更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依稀记得她对我说的，“PEER 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好多拥有出国的经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否有机会出去看看”。

## 阴差阳错找到所爱

说到自己的专业，廖新非常自豪。在如愿在自己感兴趣的公共关系系学习的背后，她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听廖欣说，因为当初父母想要她留在广西，所以她选择了广西财经学院。当时第一志愿填的是会计专业，其余几个专业也都是与经济有关的。然而，最终她被分配到了公关专业。尽管学校不是自己挑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填的，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廖欣对这个专业感兴趣了起来，在这个比高中大不了几倍的校园里能够学到自己热爱的专业，实属不易。

刚入学半学期的她，对自己的专业有着一定的见解。平时除了学习课本，廖欣也不忘关注时事新闻，并且还参与并筹备了学院的公关比赛。廖欣作为一个团队的小组长，全程参与统筹选题策划到组织实施等内容，在实操中也逐步体会了一个公关人的艰辛和欢乐。

谈到新闻部的时候，我仿佛能看见她眼中冒出的光。她说，平时虽然也会找老师交流，但毕竟同学之间更容易交到好朋友。廖欣身为新闻部部长的学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跟她关系很好，平时相处也不是上级跟下级，学姐跟学妹的关系，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没有什么距离感，她会和我讲她在学生会里面的事情，也会讲感情问题。”在和廖欣闲谈的过程中我感受了她身上的一股能量，包括对于自身以及所做事情的认识。廖欣觉得新闻和公关能够扯上一点关系，至少目前的积累没有白费工夫。

谈及未来的规划，她一脸的坚定，我们期待在上海能够见到一个干练的公关人。

## 倔强的追梦人

廖欣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老师对她影响很深。这两位老师一个在初中，一个在高中。

在廖欣的口中，这位初中老师很刻薄。她坦言：“我们老师就是比较针对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会看我不顺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被问及其他学生对这位老师的印象时，廖欣说：“我周围的同学也这样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当时因为我初中时候，可能有点叛逆成绩不是很好，大概就是中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看不顺眼我。后来就好了，我也毕业了，也没什么了。”

尽管上面的描述云淡风轻，但在讲述了一次考试失利排名全班倒数第一的经历之后，廖欣告诉我们：“我觉得他对我的整个初中的这段对我影响挺大的，都是负面的影响。从那时候开始会很辛苦，虽然累但也很快乐。其实那个时候压力真的特别大，比高考的时候还压力大多了。”

还好，廖欣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也为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她高中的日子反而简单了许多，没有太多压力和困难，她还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廖欣说到：“对我整个人生观有改变的是我们高中的一个老师，他不是我们班主任，但他有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还有很多课外知识。他读过很多书，知识面很宽广，也特别有个性，虽然他已经50岁了，但他懂得如何把握高中生的心理，就会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说一些故事和他经历过的事情。”虽然廖欣不太记得关于这位老师的细节，但直到今天，她都觉得老师给她的感觉萦绕心头，仿佛有一种遇到任何的难题都有办法迎刃而解的气魄和力量。

## 与父母的“博弈”

在与廖欣的谈话中，我听不到她对自己父母的丝毫不满。就连高考填报志愿那般大事，在她口中也好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问到她与父母做过最大的反抗时，廖欣分享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初中的时候很叛逆，那时候有刘海，我之前有说我们初中班主任有点针对我，我剪刘海他也有意见，就和我家长说我有刘海怎么样，遮眼睛容易导致近视眼等。其实根本就没有影响，有刘海也很正常，然后我爸我妈觉得是老师说的，就要求我把刘海夹上去。就为这个刘海吵了很久，后来我爸就比较强硬，让我出门的时候一定把刘海夹上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一般是出门的时候夹，关门以后就不夹了。这个刘海事情，应该也算是成功的‘反抗’吧。”

当我听闻廖欣将要修会计双学位是父母的意思时，我有些担心。然而她随后的回答却打消了我的疑虑，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有主见而且懂事的廖欣。“我自己觉得还好，多一本证以后就业可能就会比较有优势吧。其实自己也想要去做，虽然修双学位并不是我自己计划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做了以后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好。”相信廖欣未来三年的努力也将为她的职业规划增加一个筹码。

尽管在未来的方向上，廖欣与父母还是有些小分歧。但我相信，在经过了高考填报志愿这个小遗憾后，能够努力去追求心之所往。我期待她可以在理想的城市找到适合她的工作，做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 结语

虽然与廖欣只相处了短短一天，我们却像失散多年的姐妹一般情深。她的故事让我反思，PEER作为一个致力于消除教育不公平的组织，更应对学员长期持续关注，对高考填报志愿等乡镇学校不甚关注的环节加以填补。我们离开巴马的那个清晨，廖欣与另外几名学生早早地在车站等我们，并给我们带来了家乡特产和水果。挥手惜别的那个瞬间，仿佛在我脑海中定了格。当时，各种思绪萦绕心头，我不禁留下了眼泪。我也希望以后尽己所能去帮助廖欣，希望以后她人生的道路能够走得顺畅些。

执笔人：殷梦羚

采访人：向英豪，殷梦羚



## 梁秀玉—— 开朗执着的巴马女孩

梁玉秀  
现就读于广西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  
2012年 PEER 冬季项目巴马营营员

## 梁秀玉—— 开朗执着的巴马女孩

### 作者按

初见秀玉是在巴马的一家奶茶店，同行七个女生秀玉以其自信的气质、大方的态度和开朗语。一旁身材娇小的黎素好更是笑称，大大咧咧的秀玉是自己的“男朋友”。秀玉是2012年 PEER 冬季项目巴马营点的学生，目前就读于广西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

### 专业选择与高考失利

秀玉大方开朗，一路上与美国挚愿者 Henry 相谈甚欢。从她脸上的笑容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对于英语的热爱。从初中刚开始接触英语，秀玉便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有特别的优势，英语这门课的成绩也总比其他科好。由于擅长，秀玉十分喜欢英语，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从而这门学科也就变得更好。她担任英语课代表，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英语老师，得到关怀和辅导。高考之后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秀玉也几乎没有做其他的打算。翻译是她的理想，英语导游也是她今后努力的方向。

但英语给秀玉带来的也不全是幸运。高一刚分进文科班时，担任英语老师的是一位年纪轻轻脾气却很暴躁的女老师。秀玉的座位在靠后的角落，周围都是一些比较调皮、考试会作弊的男生。第一次英语测试，秀玉得了高分，但是老师却并不相信她的成绩。评讲课上拿着卷子，向着她的方向说，“有的同学拿了高分不要骄傲，你的成绩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当时，秀玉特别伤心，不过却凭着一口气更加努力地学习英语，一直都考得很好。这样，她渐渐获得了老师的认可。

在其他科目，例如数学上，秀玉就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了。高中数学只能拿到60、70分的秀玉直到现在也感到困惑，“明明平日生活里只要用到加减就好了，学校为什么要求一定还要学函数呢？”

数学不好在巴马高中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学生选择在课堂上睡觉。只要不影响教学，老师也不会管理课堂纪律。秀玉对物理、化学也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然而，熬到了文科班，数学成绩依然不理想。来自父母的压力让秀玉烦不胜烦，再加上文科班秀玉接触的两个数学老师教学质量都不高。秀玉萌生了反抗的心思，索性不学了。在这之前，秀玉也努力尝试过认真学数学，那次单元测试她比平时提高了二十分，当时的数学老师也有找她谈话说，“你还是会学的嘛，怎么不学？”但后来秀玉自己想，再怎么学也就是那个分数，没什么提高，那时候对自己挺失望的，上数学课就背文综，看历史看政治之类的，

对数学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

因为数学的失败，秀玉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等结果那几天秀玉特别焦虑，一开始是自己特别想知道成绩，拿到成绩之后，又特别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成绩。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复读。她说，高三的懒散特别遗憾。身边就读普通班的学生大多是想混个毕业证不继续念了，大家上课也听课，下课也起哄，没有她想象中重点中学埋头苦读的学习氛围。秀玉的心思也被带偏了，高三那一年真的不完全像个高三的学生，全身心投入。因此她想重新来一年，不让自己后悔。



(梁秀玉)

### 放弃复读与努力生活

拿到高考成绩后，秀玉说服了父母，在亲戚的帮助下选好了南宁一所质量上乘的复读学校。但在等待开学的一个夜晚，秀玉的想法被姑妈改变了。

姑妈，是秀玉生活中最佩服的人，也是整个大家庭里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姑妈当年高考也失利了，虽然村里人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姑妈却很坚定地向奶奶说想要复读。奶奶借了很多钱让姑妈继续念书。姑妈也不负众望，从小诊所医生成为了当地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现在调到省城南宁的医院工作。

如今，姑妈是老家最有威望的人，大事都是姑妈说了算。在知道秀玉想复读时，姑妈也热心张罗，筛选了南宁比较好的高中，并把秀玉提前接到南宁的家里熟悉环境。但在秀玉与姑妈长谈了最心底的想法与理想后，姑妈分析了秀玉对数学的排斥、复读学校高昂费用对父母造成的负担以及选择专科英语专业未来的走向等方面同秀玉做了深入的分析。秀玉最终放弃了复读。

现在，秀玉对自己的大学不是很满意。当她走在狭窄破旧的大学校园，听着同学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英语时，秀玉隐隐仍有些遗憾，当初没有坚定选择复读。但是，能够继续接触英语，对她而言也已是另一种弥补。在大学中秀玉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笔一划写完了

十个四线三格的英文本，练就一手漂亮的英文书法。对此，她很骄傲。

熟悉秀玉家的人都说，秀玉和姑妈的性格很像，姑妈也是家里秀玉最敬佩的人。但要论最喜欢的，还要数奶奶。在那个并不富裕、重男轻女的年代，开明的奶奶坚持供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念完大学。秀玉平时很喜欢和奶奶聊天，她喜欢老人身上很有故事的智慧的感觉。

秀玉说，等她工作以后，如果爷爷奶奶还健在，她一定要好好赡养父母和爷爷奶奶。因此，她必须要更努力工作好好生活，这也是秀玉想做翻译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翻译收入也许会较高。如果不能做翻译，秀玉觉得她也可以做英语培训，或者进外企工作。虽然父母说不会给秀玉太大的赡养压力，他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是有姑妈做榜样，孝顺如秀玉，她的奋斗之路想来也不会太迷茫。

### 好山好水好巴马

只是，因为要留在大城市工作的缘由不得不离开离开巴马，让秀玉多多少少有些可惜。

刚离开巴马到南宁，从来不长痘的秀玉脸上开始频繁冒痘痘，第二周还发起了39度高烧。亲人和好友不在身边的她，特别想家，想巴马。

在巴马的日子总是很悠闲，人也淳朴。空气好、环境美食物天然，生长在这里的人普遍寿命都较长。近年，巴马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无数“候鸟人”、病患、普通游客慕名来到巴马，追寻自己的“长寿梦”。

旅游开发了，旅馆林立了，巴马人的钱包也鼓了。但秀玉却还是怀念小时候的巴马。那时，她家的附近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没有如今游客的喧嚣，旅店的污水，和人心的浮躁。在她眼里，巴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长寿秘诀”，反而觉得自己这一代吃垃圾食品长大的县里的人，不会活得如此长寿。

巴马是秀玉生长的故乡。对故乡的亲切之感，或许只有离家万里时，才能真切感受到。



## 田歌——脆弱的力量

田歌，性格简单，家庭环境简单，朋友圈子也很简单。她笑着说，PEER 当年摇滚小组中的姐姐成了她 FTM (female to male, 性别分类之一) 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田歌聊多了之后，觉得她是个极其简单以及平凡的女孩。但越是深入，越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力量。和她简单平淡的谈话，也让我脑中浮现出布琳布朗关于脆弱力量的一段话。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why we live is connection.  
而人类的羞愧，源自于害怕自己被他人觉得，自己不值得交往。

“就是刚开始，并不知道老师对我这样评价，偶然一天得知老师对我评价不好，认为我是社会上的女孩子。

“可能倒不是觉得像‘社会’这个词那般严重，但觉得我有这个趋势。  
“知道之后我特别伤心，哭了很久很久。”

The sense of worthy of connecting is derived from vulnerability.  
而面对脆弱，人类有时选择麻痹自己，比如培养一种瘾。

但人类又无法选择性麻痹，麻痹会将连同快乐和愉悦与脆弱中滋生的失望和痛苦一起屏蔽。

We should let ourselves to be deeply and vulnerably seen, and to love even without any guarantee.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直面脆弱，把真实的，脆弱的自己完完全全地展现。

“那天我偶然得知后特别伤心，一直哭，我周围那些同学还隔一会给我传个小纸条，可我实在忍不住，隔一会就想哭。我表哥那会刚做了脑部手术，还来看我，他跟我说也没什么，你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我爸说我心态特别好，当时这个事发生我很伤心，但是过了之后我就能放下在心里。

“我觉得我是那种，善良的人，我不愿意把一个人想坏。我们宿舍有个女的，我们都挺关照她。有一次我们参加党课，就是要宣讲。刚开始她没想报名，就跟着我报名了，然



## 田歌——脆弱的力量



田歌  
现就读于西安理工大学  
PEER09 年暑期项目彬县营营员



后我们就互相看了宣讲稿子。结果宣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讲的和原稿不一样，改的和我的很像很像。我就没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做该跟我说，我再改都行，就特别理所当然的，然后我就落选了。

“不过我是完全属于不记仇，过了一星期还是和她挺好了。”

They regard vulnerability as necessary. What makes them vulnerable makes them beautiful--like the courage to express love first, the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a relationship even there is no guarantee to get back.

Vulnerability is the core of shame and fear, but also the birthplace of joy and creativity.

“老师一直觉得我考不上二本，但我最后考了个一本。

”就打那件事情以后，我就变的更加努力了。而且高三时候文博经常给我看他总结的资料什么的，同桌也会每个题给我参考，让我按步骤做。对我帮助都很大。

“其实之前我一直抱着随便学一学的态度，然后 PEER 之后听到他们的分享后就觉得，有个目标挺好的。本来觉得随便考个学校就行了，PEERs 让我觉得特别羡慕，虽然以自己的实力达到他们的高度并不可能，但是能尽自己的力也挺好。我觉得定个目标然后去奋斗，感受很深。虽然结果不是特别特别好，但我很满意了。”

田歌的成绩从一百多名提高到了八十多名，从二本提高到一本。这在极其激烈的高考场上，可以称得上是一步不简单的飞跃。

整个访谈的重心，都是以她周围的 connection 为主。和田歌聊天，我也逐渐认识了很多人她身边可爱的人，比如她的父母、弟弟和朋友。

“我爸妈不会说这次考不好什么的，就不怎么给我压力。

“高考时，我家就和平时一模一样，没啥区别。所以心理没啥大感觉，不觉得要高考了特别紧张特别怕失败。

“记得我刚上大一那会，因为画画不好，挂了工图那门课，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哭，他就说了句没事。然后我第二学期再打电话，说没考好，我爸就只问，你能不能过，就不问分数，不给我压力。我爸 67 年，我妈小我爸 7 岁。可能因为比较年轻，家庭气氛比较活跃。”

我想，田歌内心强大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一定来自她的父母。

而问及大学中最大的收获，朋友仍是她的答案。

“我们宿舍有个山东的，我两特好，对我很关照，我觉得可能，她这个人是在大学里我挺大一个收获吧。就去年还去她家，在日照，呆了好几天，还把我送回来。

“她妈对我也特好！我在她家呆了几天就胖了，吃太好了！”

每次提起，田歌脸上都是兴奋的笑容。

然而她却不止一次地提到，她不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田歌简单地解释，她只是懒，只是觉得身边的人已经够好了，不想再去一次次经历从陌生到熟悉这个漫长的过程。

其实，爱笑的她身上散发着干净的吸引力，实在不像一个不喜欢交朋友的女孩。其实想来，她可能只是不习惯大学里一些和利益相关的刻意交际。喜欢随心罢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交际。我刚开始参加了学生会，但是觉得很虚伪，没什么事不停在开会。本来以为学习部会有辩论啊什么的，想见识一下，但参加两年了一次都没有，我也就退了。”

而她对于 PEER 的记忆，重心亦在与挚愿者间的情谊之上。

“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有个汇演。当时有个志愿者生病了，在吊针，然后就提着吊针来看我们，我们就特别感动，就为了他重头表演了一遍，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还有，他们走的那天，他们收拾完就上车了，然后我们一路奔跑抄近路到车站送他们。你就能看到好多人从各种小巷跑到车站，在那里又是唱歌又是哭，他们就在车上看着我们。”

任何人或者事总是能轻易地触动田歌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她脆弱，无防备，容易感动，且全心地付出。

然而她宜具有强大的内心和恢复能力。

如果你看到她的笑容，你一定也会这样觉得。

To fully embrace vulnerability.

王珏  
2014 年冬



## 赵沛沛——那一扇窗

赵沛沛  
彬县  
09年暑期项目营员



## 赵沛沛——那一扇窗

沛沛比我们预计来得要稍早一些，进屋之后她也没说什么，就挑了床脚的位置坐了下来。这是采访的第二天，我很怕遇到不太健谈的学生，很担心会冷场。所以刚见沛沛的时候心里还是一阵忐忑的，不过聊起来后，发觉沛沛真是一个慢热的人，我们的话题也渐渐变多。

### 关于家庭

赵沛沛，今年大二，就读于西安石油大学。她家一共四口人，爸爸妈妈在县城里开了一个小诊所，弟弟在彬县读高中。

可能因为政策比较宽松，在彬县这边每一家基本上都会有两个孩子。有的家庭可能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重，也有的认为一个孩子会比较孤独所以生了第二个，比如沛沛家。沛沛比弟弟大三岁，可是在我看来她可不是一个“好姐姐”。弟弟平时攒了好多私房钱。每逢同学过生日自己又没钱的时候，沛沛总会找弟弟借钱周转一下，跟他说点好听的，比如等长辈给压岁钱时会多分弟弟一点之类的。等钱到手以后，沛沛有时还会耍赖皮不认账。

### 关于 PEER

当时听老师说会有国外的留学生来，所以沛沛就报名了 PEER，一是想增加自己的见识，其次还可以丰富自己的假期生活。沛沛对当年的挚愿者的印象很深，几乎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在她的 QQ 空间里还有许多挚愿者的照片，她还翻出了合照，指着照片上那一张张灿烂搞怪的笑脸，告诉我们那年的趣事。

“这个是罗微，特别火辣性感；这个是王琛；这个是段小雅，是我们西安人，她好像是北外的，她之后要去俄罗斯；这个是马睿哲。这个是他们里面的组长，他好像是在日本；这个是黄熙。这个是尤肖（音译），他是在故宫博物馆做讲解员。我当时特想去她（指另一个女生）那组，因为当时挺喜欢英语的，而她是北外的，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对她印象挺好的，但是由于分到了别的组，一直都没有机会和她一起，最后走的时候我在她面前一直哭，就觉得特别惋惜；这个是赵雪玲，她最后走的时候送了我们好几本书。”

“有一次的 seminar 是北京大学 2006 年湖北的文科状元张友谊主讲的，他做的是五四运动，讲得特别好！”“我们这群学生都是 93 年的，陈梦沁是 92 年的，英语是所有留学生里说的最好的，她可牛了，她当时好像还在读高中”。

Q: 你对哪个挚愿者印象特别深?

A: 最喜欢马睿哲, 他教英语, 还和黄熙教宇宙学。我当时对宇宙学特别感兴趣, 而且还是马睿哲和黄希教, 所以我就去那个课了。

Q: 是因为他俩特帅?

A: 不是, 我对物理方面也很有兴趣。还有就是特别喜欢他们俩, 不知道为什么。

Q: 那你现在还和他们有联系吗?

A: 之前和黄熙有联系, 高中那会儿有两次, 上大学有一次。黄希说在以后选专业方面的问题可以帮助我, 但后来我也没有问他。不过有跟他聊过高中学业的负担。

沛沛特别喜欢马睿哲和黄熙这两个挚愿者, 翻到他俩的合照还特意展示给我们看, 满脸都洋溢着兴奋, 跟刚进来的那个文静小姑娘简直判若两人。但是关于他俩还有一个小插曲, PEER 开营的那天沛沛没有分到自己喜欢的老师那组, 而是分到了马睿哲和黄熙的组。沛沛当天特别沮丧失落, 她也没有想到这个她不喜欢的组成为了她日后最美好的回忆。所以说人生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在于得偿所愿, 而在于阴差阳错。

## 关于复读

沛沛一直说自己高中三年其实都没怎么认真学习, 到了高三的时候身体又不好, 浑身没劲, 特别爱睡觉, 没有什么动力学习。可是沛沛一直都在火箭班(他们年级最好的班), 而且三年分班考试都是如此。后来因为高考的失利, 沛沛选择了复读, 那一年她过着全封闭式的生活, 努力把欠下的课都补回来。最终考上了大学, 爸爸妈妈都很满意, 可是沛沛却仍有些失落。

Q: 虽然你一直都说自己贪玩不学习, 可是你一直都在火箭班班, 其实学习还是很好的, 对吧?

A: 我不太努力, 但总能分到火箭班。我更想去重点班,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那些班里面学习特别好。

Q: 那你在火箭班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这也导致了你的高考失利, 复读了一年?

A: (火箭班的同学) 大家都学习特别好, 可能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原因)。高三大家一起拍毕业照的时候, 我觉得冥冥之中我还要再待一年, 就没有特别多的留恋。

Q: 复读的时候压力还大吗?

A: 复读一年全封闭, 欠下的课太多。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很努力, 整天不知道自己把时间磨蹭到哪儿去了。每次带很多书回家, 但自己根本没看。

Q: 以最后的成绩来看你还是复读成功了, 对吗?

A: 我妈很满意。因为我在农村长大嘛, 我那些哥哥姐姐(就是伯伯叔叔家的孩子)都去打工了, 念到初二初三就辍学了。我可以说是我们那个地方第一个大学生吧。但是我自己不是很满意, 我三模(复读时)的时候理综考了 211, 是当时复读班最高, 可是高考时却只有 170 多。

Q: 那有没有想过再复读一次?

A: 不会, 我没有耐心再复读了。应届生在考场上会有心理暗示, 觉得考不好大不了复读。可是复读生不一样。再复读一次没有耐心。我现在还经常做梦, 梦见自己在考理综, 还没考好, 压力很大。

Q: 爸爸妈妈在学习上很支持你?

A: 初中的时候我成绩不太好, 妈妈认为我会和哥哥姐姐一样去打工, 对我没报多大希望。不过初二一次地理考试我考了 94, 总成绩第九。之前还有村里的伯伯让我爸给我买几只羊去放羊, 这样还能挣钱, 上大学不仅不挣钱还花钱。但是我爸受过教育, 他还是坚持送我去上大学。

## 关于大学

沛沛在上大学前会因为自己是农村而感到自卑, 自认为比不上那些多才多艺的城市学生。可是进入大学后, 她发现自己一直不太自信的书法其实写得也还不错, 加入了校学生会宣传部的她深受学长学姐的喜欢, 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的她也很受老师器重。在学习方面, 沛沛一直名列前茅, 并且还拿了励志奖学金。种种优秀的经历让沛沛信心大增。

Q: 你的字写得很好看, 从小就学吗?

A: 因为我爸爸一直练书法, 我很想学但是怕自己写不好。上大学之后选书法选修才开始学的, 一个临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老师还专门说我临得不错, 我就信心大增。我现在在练楷体, 最喜欢赵孟頫的字。

Q: 那你有加入这类的社团吗? 或者有没有和其他热爱书法的人一起练?

A: 我们学校有一个书法协会, 大二的时候我想加, 但是没敢加。这学期我还想加, 去了再说吧。我觉得他们都是从小学开始练的, 我只是半路出家, 所以老感觉特别自卑。但我同学说书法协会里真正写得好的没几个, 都是有兴趣的(人参加)。我们学院就有一个女生, 她经常在黑板上写大字, 一次她在党课上写大标题, 我后面的女生问我她写的字还可以吧, 我特别不认可, 要是我写的话肯定比她好, 可是我不好意思说。

Q: 还参加过其他社团吗?

A: 还进了校学生会宣传部。我感觉我走到哪里都特别受女领导的器重。我舍友说我这个人从第一眼看就是特别实在、靠得住。但我第一天去宣传部开会我就迟到了, 大三的学长问我为什么会迟到呢, 我说没有理由。后来师姐告诉我学长就因为我说的这句话就觉得我大气可用, 因为其他人就各种找理由, 我不找借口。

Q: 那你的大学生活很顺啊, 跟你之前想的一样吗?

A: 我就觉得自己是农村来，城市里的孩子可能各方面特长比较多，我什么都没有。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就是比较爱吃喝玩乐，没有什么斗志力，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农村来的孩子。

Q: 你觉得城里的学生和你并不志同道合，但是你没有跟着他们随波逐流，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A: 我没有划明显的界线。我觉得以后走出去要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不可能不想和他们随波逐流就逃避和他们交往。我有两个舍友是新疆的，家庭条件都挺好的，就是平时玩电脑，睡觉，唱唱歌，参加各种活动，不学习，考试的时候就打打小抄就过了。我觉得社会很现实很残酷，你现在就要和他们接触，让你的心去适应他们，要明白你还要活你自己，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可能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遇到相同的事情会首先选择抨击别人，抨击他们的不合理性。所以，我很欣赏沛沛这种不逃避很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大学里沛沛适应得很好，并且能够坚定的做自己喜欢的事，为自己而活。我想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书法练习)

## 后记

采访结束后沛沛说她很想回 PEER 做挚愿者，但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教其他人的。我和佳璐都鼓励她多学一些书法，可以来 PEER 开一个关于书法的兴趣小组。临走的时候她还嘱咐我们要及时把有关 PEER 暑期项目的资料发给她。我们相互约定今年暑期会在 PEER 营地重聚。我想，换一种身份再来 PEER，不论我们还是沛沛，都会有别样的收获。

晚上的总结反思会上，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来，PEER 能够影响什么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等等。讨论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亚荣所说的，其实我们所教的内容（比

如那门艺术鉴赏），大部分他们都会遗忘，但是我们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日后他们可以透过这扇窗户或多或少地去关注艺术方面的事，这就是 PEER 的意义所在。我想，我就是个渺小而平凡的个体，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流中掀起任何风浪。但是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能够被另一个人在乎，能够对他产生些许的触动，那也许就是我的意义所在吧。

采访人：李佳璐 白雪

撰稿人：白雪



## 池云龙—— 如果可以，我想要像疯子 一样自由

池云龙  
彬县  
参加 09 年 PEER 暑期项目

## 池云龙—— 如果可以，我想要像疯子 一样自由

人如其名。云中龙，翱翔九天之际，腾挪飞旋，极享肆意快感。从彬县回来之后，我重新整理 PEER 第三期采访的学生信息，看到云龙的名字，还有他写在名字旁边的那个自己设计的艺术版别名——“疯子”，不由得又回想起这个要像疯子一样自由的男生。

### 自由散逸

采访中，云龙的话很少。或许是因为初次见面的缘故，他显得有些拘谨。多数时间都是由我们抛出问题，然后云龙给出一点点信息。采访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由的崇尚。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挥着铁剑，骑着马，向前冲跑。

云龙就读西安工业大学的光信息专业。在他学弟学妹们的眼中，西工大是个被光环笼罩的地方。当被问及之后是否会从事西工大优势的军工业时，他坚定地否认了，“我这人还是喜欢比较自由的吧。自由自在没有约束，不是太喜欢那个啥的。”

从小到大，他就浸润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之中。作为家里的小儿子，父母和姐姐从未向他提出过高的要求。言语中，云龙常常提及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指父亲）觉得兴趣最重要。他就是说你上大学吧，但如果实在不想念，觉得太累，或是没兴趣了，可以不念。你觉得自己什么有兴趣就去做什么。我爸就是那种认为 360 行——行行出状元，没有必要非要在一行死顶下去。他思想非常自由。我爸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相比之下，妈妈和姐姐在云龙的口中只是偶尔闪现；常年在矿上工作的爸爸，成了云龙的精神偶像。而爸爸身上传递出来的自由散逸之感则成为了云龙崇尚的生活方式。

### 高三难得肆意一回

在同来的其他学生眼里，云龙“是个怪怪的人”——智商特别高、英语好，不怎么用功都可以学的很好。即使是高三期间一个多月没去上学，最后也考上了西工大。正如云龙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像是一个“疯子”。一开始，云龙对那个月的事儿三缄其口。当被直接问及他那一个月具体做了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反正现在能记起来那一个月就是去玩儿吧……反正高三那时候还是比较叛逆的，反正就是不想去了。我就记得是一个月没去了吧。然后我班主任打电话给我爸说，说你孩子有一个月我没见到他了，怎么了。我爸就把我生活费断了，然后我就不去了。”

或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云龙也曾经设想若是当时选择留在学校，可能现在会有另外一种境遇。也或许，他从未再认真回想过那一段经历。就像那千百个逝去的日子一样，飘

散在了空气里。现在已经大三的云龙很少真正表露自己的喜恶偏好。他的言语中呈现的状态，是一个自由、活得很好的云龙。或许成长，就是让我们慢慢学会掩饰，掩饰到别人看不出我们的掩饰，掩饰到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我们的掩饰，于是，我们骄傲的说，我们长大了。或者，也不再会用“长大了”，而是“原来我们都这么老了”。

### 他的志愿，竟是那本专业手册

正临课改第一年，云龙在报志愿的时没有人可以咨询，也没有和班里的同学讨论过。他们那届高三，彬县第一年开始出分报志愿，同一所学校可以填报多个志愿。云龙就按照专业手册上写的编号顺序，把专业抄到了志愿书上，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指导了做邻座的同村的一个孩子报志愿。当说起这段经历，他笑着说：“当时我就这样填了，还把我们的村的一个孩子害惨了。他高二跟我在一个班，填志愿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因为我们分数差不多，所以我给他填的和我一样，最后他也念了这个专业，不过是在西安邮电。”

对于成长在辅导机构你争我夺、拼杀撕抢的北京的我和白雪来说，这样故事似乎从来不会发生在现实中。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深深的惊愕和难以置信，就像听到云龙高三倒数几个月中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上课一样。这是一种对自我不負責任的行为吗？我这样问过自己？还是高中辅导的缺位呢？这样的所谓“盲填”和我们查了很多数据分数线，然后根据“光华”、“经院”这样的名字和学长学姐们花花绿绿的经验来挑选，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吗？这个问题就像在质问盲婚哑嫁是否比自由恋爱好一样，没有人能给出列表般清晰的答案。

### 依然记得那种飞扬的恣意

回忆起那段 PEER 的时光，大三的云龙已经不再记得清当年小伙伴的音容笑貌。但他反复跟我们说，有个留学国外的剽悍姑娘，她老说“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他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快乐嘛。当时我们那个班的还是就很快乐，给我们带英语的那个彪悍的姐姐。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天，但我觉得参加活动挺有意义的，而且非常快乐。”面貌已然被时间消磨掉印记，但是那种飞扬的恣意，却印刻了下来。

谈及暑期项目时，大多数已经上大学的学生只能记住搭纸桥和兴趣小组。这样的反应，让当时踌躇满志想写出一篇篇奇文的我不知如何起笔。来到 PEER 之前，被身边 PEER 的老 Alumni 灌输了太多关于意义和成长之类的经验之谈。对类似变化和成长经验的期待让我找不到平凡如许的故事的亮点。珺爷在前几周的 PEER 暑期宣讲会上说，PEER 重要的在于分享。我们本就不应该抱着施与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时候，他们给予我们的，更胜于我们能提供给他们。

### 尾声

或许以后再也无缘见这个向往自由的小疯子，也无缘见其他的学生。但是我相信，他们都会很好，会有一段很充实的生命旅程，就像我坚信自己也会拥有的一样。

采访者：白雪、李佳璐  
撰稿者：李佳璐

## 叱干龙博——从彬县到西安

叱干龙博  
PEER 彬县营学员



## 叱干龙博——从彬县到西安



叱干龙博，黑皮肤，高鼻梁，深眼窝。“（他是）鲜卑贵族后裔！”把他介绍来的同学戏称说。叱干是个复姓，据说是古老却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鲜卑族的姓氏。“我这个姓全国就在这儿（有），几百来户。”龙博介绍他这个奇特的姓氏的时候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这几百户生活在彬县的叱干氏，95%都互相认识，形成了一个疏松却庞大的家族。

“我感觉我们这个家族非常团结。”龙博把团结两个字说得很肯定。“每年大年三十的时候，除夕当天三四点，我们家族上坟，挨个上。然后就是各回各家，吃碗饺子。到晚上九点多，我们有个印，就是那种照片的那种……我们除夕晚上吃碗饺子，就是这个印在家里，比如说我家今年供奉它，那其他人晚上吃完饭就来我们家，来的时候就是你家有啥就拿来，就在这吃饭喝酒。过夜嘛。”说起除夕夜大家是怎样聚在一起喝酒守夜，龙博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这是团结的象征。与他西安汉族同学的家庭相比，这种每家每年轮流供奉祖先仿佛是一场特殊的仪式，把这种血缘关系联系的文化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这个家族，从有记载到龙博这一代为止，已经在彬县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上百年。祖上传下来的印，也就是一幅手绘头像加姓名的壁画版的族谱，显示出这个家族一脉相承的传统。而印上的龙博的爷爷的画像，还穿着清朝的衣服，是位农民，而他爷爷的爷爷，是古时彬县的一个官。“孩子在土里玩耍，父亲在土里劳动，老人爷爷在土里埋葬。”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似乎是许多中国家族的历史和命运。而在今天，远方大城市的吸引力对于叱干龙博来说，是难以抵挡的。“从高中开始我就决定考上大学再也不回彬县了。我从特别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彬县特别落后贫穷，消息也特别落后……你们来也看见了，走来走去都是那几条街。”当被问到以后想在哪里发展时，龙博不假思索地回答“西安。”

从西安来到彬县，现代化写字楼渐渐变成了土坯房。从长途巴士站下车，眼前的公交车牌上孤零零地写着“1路”和“2路”——整个县的公交车只要用个位数就能编排，而且很可能只有1路和2路车。虽然大雪掩盖了地面，但是雪融处总会露出脏兮兮的水泥街道，雪水混着泥土变得乌黑粘稠，踩上去啪嗒啪嗒的。这一切都和已经建成两条地铁的西安相差太远。对于已经在西安念了三年大学的龙博来说，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这种落差是龙博决定向外发展的主要理由，但是不是唯一的理由。虽然彬县在西安面前显得落后，但是作为一个县城，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彬县是（陕西省）十强县。”这句话从被采访的学生嘴里说出来，也从出租车司机嘴里说出来，仿佛是每个彬县人都知道的事情。在这个县城，每一处都能发现渴望发展的痕迹。街道两旁商店的标牌是崭新的，彬县中学的教学楼和操场是崭新的。在晚上主干道两旁的知名品牌连锁店的灯光把街道照

亮，仿佛这里就是西安的某个街道。在这里人们也能找到“KFD”和“家福乐超市”，山寨的品牌的别扭模仿却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在尽力地追求着更加富裕的生活。而这些发展，都是因为煤炭。

“彬县资源特别丰富。煤。特别多。这两年发展特别特别快，现在就跟着发财了。”龙博说。家乡的发展看在眼里，但是重要的是未来，不是现在。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家乡发展时，龙博说：“说句难听话，你知道铜川吗？也是煤带起来的嘛，现在没煤了，所以又停滞了。再怎么变，彬县也是以煤为主。领导说的好听，以煤带动其他产业。”在龙博心里，铜川的现在，就很可能是彬县的未来。而龙博的未来要的不是这个。谈起家乡的发展，龙博总是能说到实实在在的信息，比如政府的政策，但是谈及政府的作为，却又会把要吐出来的埋怨咽回去。龙博的爸爸就在当地政府工作，而他也在政府里实习。

龙博现在跨出了第一步。他在西安读大学。但是却是三本。谈起高三的最后几个月，龙博的语速会不自觉地加快，并且有些滔滔不绝。“高一高二，学习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全校一千多人，我就是一百来名，按当时算起码是二本。最后高三不是分班了吗，最后就相当于自己把自己放弃了的那种。就是刚上高三有复习班吗，考试，考了三四百名，还有就是当时我那个同桌，天天叫我去翘课，上午打篮球，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就是，学习一落千丈，心思也不在这上面。每天就是早上去见一下班主任，然后就跑出去。当时高三，复习班，一考试就总考不好。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这样，就是刚上高三，就考试，高一高二一块考，我大部分都忘了，然后第一次考那分数特别特别低。那个名次就是四百多名。第二次考试就提升了，考了三百多名。但是就是我那同桌。我那个同桌当时就是找关系进的班吗，他刚开始也就是天天旷课，我也不知道我咋和他坐一块了。当时我就旷一两次课，然后就越旷越多，就像网瘾那样。最后就是他不用叫我，我自己就不想去了。到最后就是我叫他。”老师不管，家长也不知道。这一个月的旷课带来的就是令人失望的高考成绩。“哎，当时成绩出来就感觉，念了十几年书，结果就这成绩，不太值。”“当时刚考完不想复读嘛，然后成绩出来之后真想复读，真的想复读，家人不让我复读。”

对于未来的打算，龙博表示想考研。“我大伯的儿子，考得是一本，我弟考的也是二本，我二伯的儿子复读了一年，也考得是二本。这考了三个都不错，我也想给父母争口气，（准备考研）是这个考虑。”

高考的失利，用龙博的话来讲，是对PEER带给他的理想的一次“事与愿违”。“当时就是高中特别小吗，都是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数理化，但是PEER一来，他们都特别好，就是学习也特别好，别的方面也特别好……我当时就觉得，要像他们一样。”对于当时的PEER教学情境，龙博已经记不起细节，但是他仍然记得一个叫段小雅的挚愿者，因为她是西安老乡。他记得当时段小雅教给他的谐音记单词法，让他燃起了对于英语的兴趣。“学校的老师就是给你让你背下来就行了，任务式的。PEER的老师就是启发你，让你自己去学。”

采访结束后，龙博和他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出去。三个男孩都在外地读书，黝黑的脸上有着同样朝气蓬勃的表情。从彬县到西安，巴士只需要两个多小时，而他们也终将走出这个县城。

采访：邹亚荣 牛牧遥  
执笔：牛牧遥



## 玺年—— 如果灵魂死了， 我们将去往何方？

玺年  
PEER 天祝营学员



## 玺年—— 如果灵魂死了， 我们将去往何方？

### 作者按

这篇稿子拖了很久一直没开始写，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入手。采访过玺年两次，第一次是跟李斯年和另一个学生一起，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第二次是我对玺年进行的单独采访（中间有一段是和淳映一起采的）。对于任何一个 PEER 第三期的志愿者来说，玺年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孩子。当他说出，身边的人，甚至是北上广香港的大部分人都是未开化的时候，我被这种霸道的精英主义思想深深震撼了。玺年说，他在 PEER 中认识了两个开化的志愿者，他们是能跟他谈论这些话题的人。他的一番话让我对 PEER 的理念第一次产生了怀疑。现在我写下的，是我眼中的玺年。或许，是非公允，会在某一天，得到更公正的评判。

### 初见

见到玺年之前，我翻看了所有这次准备采访的天祝学生的基本信息。在玺年那一栏中，当年的志愿者写的评语是：“在人群中很显眼，比同龄人想得更多，更成熟，比他看起来有责任心有担当得多……看得出他很想把握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但可能只停留在想的层面，需要人监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男生）。”

玺年来采访时，随行的还有斯国等三个男生。他话不多，但每次说话的时，周围的人都会停下来认真听他讲。他不会强压着别人的话头，而是常常是补充被大家忽略的地方。这让我对这个高高瘦瘦，穿着衬衫，一脸书生样儿的他产生了好感。斯国很活跃，讲了好多他偷跑出去滑沙磕破头、逃课、追女生的故事，玺年一直在旁边笑着帮他补充个细节。没过多久，死里复活的开航加入了进来，她注意到玺年的单耳钉。于是，话题转到了玺年这里。

在玺年身上有一种快节奏生活的印记。他喜欢网络，倾向于交谈。他会觉得图书馆查资料太麻烦，维基百度必应足以。他会通过对比反思百度和维基词条差异，他也说“网络带你了解可以，但是你信了网络你就输了。”但是他还是会选择这种信息获取的方法，即使信息源本身可能就是存在争议的。在书和从书改编而来的电影之间，他会更倾向于选择电影。因为冲击力更加强烈。他是一个坚持思考的孩子，但是，却给我一种飘在上面的感觉。他似乎俯瞰着众生。

孤独的、未开化的、怀疑的

玺年说，他会想很多问题，但是都不能跟别人讨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都被被嗤之以鼻，比如灵魂是否会死这样的话题。但是，慢慢发现他们并不能真正进入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曾想过这样的话题，也未真正开化。在玺年的眼中，缺少对人本质终极思考是生命残缺的一种表现。玺年说，他走过很多城市，很多地方，看过形形色色的人。他曾期待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遇到想过这些问题，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开化的人。但是，却失望的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平庸而又蝇营狗苟的。“其实我每天干的也不过是拿个手机，拿个相机，拿个背包，一路走，一路拍。别的人都是自拍。我是沿路拍各种东西，拍人家的房子，车，拍人家饭馆的标牌。走到哪拍到哪儿。每天基本上，早上带的相机到中午就没电了。然后就开始用手机了。”在北京生活了快十年，我依旧看不清这个城市的面貌。它是胡同里大爷大妈的调侃，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导游麦中狂躁的宣传语，是从5角变到2块的老北京冰棍，是柜台里琳琅满目各地的特产。我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但是，我隐隐觉得，北京一定不仅仅是玺年看到的翻修的水泥和乱搭的脚手架展现的那个样子。一个月，真的能把触到一个城市的脉搏吗？我怀疑。

玺年参加过两次 PEER，他遇见过两个他认为是能跟他聊这些问题的人。第一个，也是给他启蒙的，是丁震。“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个世界真的是你看到的这样吗？这是我们第一天上课时老师给我们提出的。”这句话深深冲击了玺年。就如同上了大学的他，上专业课的时候，听到老师说“你们学了法学就走上了一不归路，因为你学了法学，很多事情你就不能说，不能讲，不能做。”玺年很喜欢这样有冲击力的话语。就像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自己说话的方式一样。和其他的被采访的同龄学生不同，他倾向于去否认，然后给出其他的解释。他喜欢被问到诸如“灵魂是否会死亡？”“中国的宪政体制的问题在哪？”“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宏大的问题。他希望被认可，希望被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的感觉在我采访玺年的过程中时时会浮现出来。但是这样的他似乎也是矛盾的。他强调自己坚持人性本恶，但是人又是倾向于去追求自己所缺乏的东西。所以“只要是好的东西，人都会向往。”他引了阿凡提和国王的寓言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阿凡提和国王。国王问阿凡提要充满智慧的大脑还是堆成山一样的金子。阿凡提要金子，国王说我肯定比你好，因为我要充满智慧的大脑。国王又问，你为什么要金山。阿凡提说，因为我缺的是这个。人都是向往自己所缺少的东西的。”人之初性本恶，但是由于恶和善是想排斥的，人们倾向于去追寻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有了对善的执念。但是，人为什么会去追求自己缺少的东西？是什么促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完美？又是什么给予人原初的动力要去弥补这样的不完美？恶本身是不完美的吗？那么绝对的善是否是完美？采访中，玺年没有给我他的答案。

他像是一个单纯的怀疑者，追求质疑的快感，其内里却依然是中国传统教育下的纯善的孩子。他说，“其实中国说白了，这样的政党制度下，你想用这样的法律法规来改变这样的法律法规的本质的话，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问及他是否认为什么都不能改变时，他又说，“我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同时他也清晰的知道，“改变就是顺着之后的发展吧。我现在急于改变也不会有成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个“先适应规则再改变规则的人”。他淡漠的看着一切，又在坚持改变的可能性。这种冷酷的犬儒主义和纯良的儒家入世思想冗杂在他身上，让我看不清他的全貌。每一个尝试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是否也曾抱着跟他同样的“改造体制”的想法，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改造”的命运？他看清了这些吗？他是云中的苏格拉底还是讥讽世俗的阿里斯托芬？他尝试着去触摸大地的脉搏了吗？我怀疑。

## PEER 之于玺年

PEER，对于别人，只是一个夏令营，但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和高度。

而其他人，“他们只是觉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当我把所有来参加 PEER 夏令营的孩子比作一个金字塔时，让他对自己进行定位，他将自己定在了第一层。我无法臧否他的定位正确与否。就我采访过的孩子来看，他的确是因为 PEER，在批判和怀疑层面走的最远的人。但是，于此同时产生的精英主义的优越感是否会在他离开天祝一中时成为他前行路上的障碍？我无法看清。

PEER 的志愿者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以自身的主体理性来审视世界。却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法陪伴他一起用脚步来丈量土地。居高的灵魂和入眼的世俗“未开化”的即视感是否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困扰？又或者，玺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我们都在自己小小的一隅里奋力向上，但是始终既无法踏足坚实的土地，又无法冲破自身的限域。尚且迷茫的 PEERers，是否应该去直接接触孩子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形塑他们？我不明白。

## 后记

这两天，我又和玺年联系上了。他说他最近在筹备运动会，有一些忙，但是都还好。我最近读了《上帝之城》，读完特别想跟他分享一下。他说好，我们互加了人人，约好再聊。我期待着，我们都能在漫无边际的怀疑中找到自己的依傍。

采访者：张淳映、李佳璐

撰稿者：李佳璐



## 王萍——平淡是福

王萍现在在西安师范大学读书，她本很想去华东师大，但因为父母觉得远有些不放心的就没有报。至于师范这个专业，也被她用一句“当时好像同学都是上师范的”解释了原因。而她现在并不喜欢这个专业，甚至不喜欢当老师。

“老师需要有耐心吧，我就没耐心。”  
“不喜欢和小孩儿在一起。”

她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课是英语，但仅仅怕自己专四专八过不了所以没有报。后来她说自己想过那种朝九晚五有规律的生活，但即便这样还是“对老师感觉不太好”。

我们问王萍最近开心的事情，她说上大学后没有。再往前数就是她高考后打工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愁什么。王萍感觉上大学后烦心事变多了，选课就是其中之一。

“就最让我纠结的我们那个选课，我就看那个……天哪，看一眼我就感觉吓死了。它不能用自己的电脑选，它必须去学校的机房选。去学校一个只有20台机子的机房，就有几百人。就刚好就是抢嘛，然后抢也抢不过人家，我就一直看着别人往前走，自己在那儿等着。”

当我们问到还有什么其他的苦水的时候，她说“没有什么苦水，也没有什么特高兴的，也没有什么波澜起伏，感觉就是一直一马平川。干什么，该干什么，反正都是别人计划好的嘛。我还能干什么，就继续接着做就行了呗。最起码这三年就先就这样。”

### PEER 导师劳骏晶

“就是我的挚愿者叫劳骏晶，她对我特别好，然后她走了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一直到我上大学，她又把我联系上了，才开始打电话啊什么的。我感觉当时除了她之外，就是别的组的挚愿者都可能不认识我吧。我感觉可能别人没记下我这个人吧，然后就跟她就亲近吧。我们聊过天，经常在一起。就是不管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她都是跟我在一起的感觉，就是特别照顾我。然后后来就没联系上，她说她现在在杭州报社里面。”

“我就记得参加的活动我感觉不管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的那些，我们组全输了，没赢过，然后我就感觉特别挫败。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他给了我们每个组几张报纸，用报纸弄个纸桥。然后下面接个桶，里面放矿泉水，然后看哪个组放的水多。然后我们组连瓶子的



## 王萍——平淡是福



王萍  
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  
2011 年天祝营学员



放不进去，别的组能放十多瓶。我感觉什么活动都是我们组输了，但是感觉还是特别喜欢，就是特别开心，就算输了，我也没有不高兴过。”

不过，她没有把劳骏晶看做老师，而是自己的好伙伴。而她的高中老师，就“太可怕了”。

“就是太严格了，哪里做的差一点就不行，是个特别完美的人。她也是西北师大毕业的。我们班的成绩很不错，但是还是不喜欢她，多少年想起她都不好受。我不会成为那样的老师的，即使我真的成了老师。可她那样的有助于提高成绩，而我这样的不是误人子弟嘛。她虽然不好但大家成绩考的都好，也是她的功劳吧。我们老师说只要还没死就要来上课，生病发烧都要来上课。我想如果她是那种善解人意的，我的成绩说不定就没这么好。我们老师教学那没的说，可好了。我特别佩服她上课不用带书，直接写满黑板的，而且不用翻书就能知道哪一页哪一段是你找的东西。”

参加完 PEER，王萍高一升高二被分到重点班，当时大家都是埋头苦干的那种，她也没有和同学提到过 PEER，之后也没有跟当时 PEER 的学员有过交流。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PEER 仅仅在你的人生轨迹里涂抹了一个小小的三周，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是么。她说，“差不多”。

## 平淡是福

“你从高中到大学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听父母老师的话的事情？让他们特别着急之类的。”

“没有吧。”

“即使他们的话有的时候会和你的想法不一致？”

“对。我一般属于说什么做什么。有时候想的也不是很一样，做就做了呗，又不是叫我杀人放火的。”

“有没有你特别自豪骄傲的选择？”

“没有。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吧，也没有太多我可以选择的，最大的选择可能就是报志愿吧，还是家长报的。”

“你觉得平淡是福嘛？”

“是吧，你还想要什么波澜起伏的啊？”

“有没有听到过别人的故事觉得好酷！”

“没有。”

“问你一个特别傻的问题，你有梦想吗？”

“我说没有可以吗？”

“不是特别喜欢看电影吗？”

“没有吧，我就想先把这三年过完了吧，到时候是找工作还是考研呢，我也不知道。”

“和劳骏晶老师聊得多吗？”

“没有，她特别忙，忙着赶稿子。”

“也没有想过自己大学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

“你觉得你在大学里接触到的人多吗？”

“除了舍友还有社团里的人吧。但大家都差不多，你要问他们你有梦想吗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大家都想先把这三年过完再说。”

王萍的大学生活也如她所言，平平淡淡。她上上课上上自习看看书看看电影，周末也不会去逛街，资深宅，别人好像也很少叫她出去玩。圣诞元旦的时候会聚餐，但她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聚餐，有时候一个人清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 后记

行前和王萍短信联系时，她叫我说几个当时 PEER 营里其他人的名字。我虽然可以理解她怕被骗的心情，但还是吃了一惊。之后约采访时间时，王萍也说除了晚上都可以。接受采访时，身边还有要好的高中同学陪着。还没有开始聊天，我就感受了王萍身上乖孩子的气质。她说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也觉得这样挺好的。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时会有替她感到惋惜劝她多去尝试的想法，最后也提出了建议。不过反过来想，我们所谓“精彩”的生活，就真的适合她吗？

傅康

2014 年冬



## 李秀玲——天蓝色的感觉

李秀玲  
PEER11 年暑期项目天祝营营员



## 李秀玲——天蓝色的感觉

采访前一天就已经见过秀玲了，应天祝老挚愿者郎超之托，带了礼物要送给秀玲和 Food（陈福德）。他们先到，坐在教育宾馆的一楼大厅的沙发上。秀玲长发、齐刘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特别安静的女生。

第一次见面，秀玲的话不多，总是在笑着听我和 Food 讲话。郎超姐姐的关心让这两个曾经的学生都格外激动，无形中对我这个 peers 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当天晚上，我很意外地收到了看起来内向的秀玲，她问我明天的计划，觊觎白牦牛很久的我立刻回复，能不能和她一起去看白牦牛。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只能约定早起去白牦牛广场边的华藏寺和天祝县城周边转转。

西北的冬天天气教恶劣，不适宜长时间在户外。虽然抬头可见的雪山很有诱惑力，我们还是把采访安排在了宾馆的房间。下午的采访因为前期的交流而变得很轻松。秀玲的话匣子因为采访中关于专业选择的问题自然打开了。

### 专业与梦想

“如果大二以后可以选双学位的话，我觉得我会选修新闻学的。”秀玲的专业是小学教育，但是她告诉我们，她曾经有一个记者梦，小时候就想当记者。对这个梦想，秀玲并没有讲出具体的原因，也许是个感性的认识。虽然选择了小学教育，她说：“我从没想过我要当个小学老师什么的，在我的打算里我从来没有打算当个老师。”现在的专业选择显然不是她最想要的。秀玲打算再考个研究生，朝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现在的这个状态自己不是特别乐意，希望能考个研究生，能让自己走得更远一些吧。”

秀玲讲话的时候很认真，也喜欢笑，平时在朋友面前她应该是一个更为开朗、健谈的女生。除了想做记者，秀玲从前还梦想着做律师。这个想法部分源于她的一个在法院工作的舅舅，“我就是觉得当律师和记者挺好的。我话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特别适合，我舅舅以前是法院的，小时候就经常去看开庭啊什么的，觉得特别好。舅舅有那种警察戴的帽子，我特别喜欢戴，我小时候的照片多半都是戴着那个帽子的。”听她的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了小小秀玲带着舅舅大盖帽的兴奋模样。高中时候，秀玲也曾经询问过一些关于律师专业的信息，“当时有去看看法律相关的书，我有个阿姨的儿子是学律师的，他在新加坡留学，他就说律师这个行业特别累，这个专业特别难，但也没有了解特别多的东西了。”

### 父母的宠爱与严厉

聊了半个多小时，秀玲的手机响了，好像是妈妈打来的，我们就顺势问到了她的家庭。“我们家就我一个，同辈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最小的。”秀玲说，她从小很受宠爱，“长这么大我爸爸妈妈还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谈到这里，秀玲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作为家里同辈中最小的孩子，她学习最好。

秀玲告诉我们，她爷爷的遗愿就是让她去当兵，因此父母不允许她打耳洞。因为来到天祝后我们看到这里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的小姑娘大多打了耳洞，带着非常漂亮的耳饰，还在奇怪为什么秀玲没有打耳洞。“我爷爷以前是红军，所以就想我去当兵”，她说到。

然而，父母的宠爱越深，对孩子的要求也会更多。秀玲说她爸爸妈妈对她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在学习方面，“就是我爸他会每天叫我起床，让我背书，看着我背，然后给我做东西吃。我妈平常也管的挺严，平常放假也不让我出去玩，就让我在家里做作业”。但正如秀玲给我们的感觉一样，乖巧的享受着爸爸妈妈的宠爱与严厉。

## PEER

每一个来冬季项目的挚愿者都好奇当时 PEER 的哥哥姐姐们给学生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讲到郎超姐姐，秀玲一脸崇拜。秀玲说 PEER 让她的学习更有目标了。

“以前在学校，学习就是装装样子，老师过来了我就学，老师走了我就开始玩，但是参加完 PEER 之后，在我不想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未来打算，就有动力继续学习了。”

“我特别羡慕郎超姐姐，她特别努力，成绩也非常地好，还有感觉她活得非常精彩。”

秀玲觉得，PEER 的志愿者“是天蓝色啊，很干净明亮的那种（感觉）”。对秀玲，PEER 是一个神奇的体验，从陌生到熟悉，从起初的无感到离别时的不舍，PEER 是一次可以拿来炫耀的经历，不论什么时候回味还是会带给她很多的感动。

我想起了自己在 13 年夏天教过的学生，他们也和麻江的蓝天一样，清澈，透亮。我希望秀玲和我的学生们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更近一步。

## 王浩——自信的大男孩

王浩  
就读于天祝一中  
PEER13 年暑期项目天祝营营员



## 王浩——自信的大男孩



### 作者按

王浩是和其余四个参加 2013 天祝营的学生一起过来的。由于没有提前准备采访，所以我们只是在宾馆里随意地聊聊天。不过，王浩作为唯一的男生，他的话并不多。所以我后来准备单独采访他的时候，便有些担心一对一的气氛会不会有些压抑，王浩会不会不愿意和我聊太多。但事后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那股自信劲很快就在我们的谈话中展示出来。

### 如果没有遇见 PEER，会不会有现在的你

王浩提到，参加过 PEER 的学生往往会带着一点骄傲地对那些没有参加过的同学们讲述他们在 PEER 中的故事。对他自己而言，PEER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集体活动。

“有类似于闯关的那种游戏的地点被设计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很多东西都是团队性的，如果一个人过不去就不能进行下一关。比如拉一条绳子，绳子的高度是组内最高的人的胯部高度，然后需要每个人手拉在一起，一起过去。我们三四个人，前面几个男生先跳过去，然后用膝盖或手当支点，再让女生们过去。还有就是拯救营长的游戏，把营长关到一个房子，每个组在教室里，有破门有拼图之类的，那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呆了两个小时才成功逃出。我们参加的都是一个人没法完成的团队活动，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分工的话，完成的效率就会比较高。”

王浩坦言，这段经历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敢于表现自己。他之后在全班面前发言时也不会紧张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另外，虽然他才高二，但被选举为一个由高三美术生组建的美术班的班长。

“刚开始我们小组把我选成班长了，经常由我带领大家。作为领头人，我感觉不仅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能学到特别多东西。但还是有很多不习惯的事，比如以前很多事情都是由班长做我们只是听，现在如果我考虑不到那么别人也考虑不到。通过这样的锻炼，我自己考虑事情也会越来越周全。比方说带领大家出去啊，一块买东西啊，老师生病的情况下。有时老师出去一两天，我们就在画室里自己画画。可能因为我画画的能力稍微强一点，还可以指导，帮帮别人，班里的秩序也管得比较好。”

我问了王浩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他不是班长的话，还会考虑这么多事情吗？另外一

个是如果王浩没有参加 PEER，他还会不会竞选这个班长？王浩给出的答案都是“不会”。在他眼中，PEER 让他成长了不少，所以他会去竞选班长。而这恰好又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面反馈，他又从当班长的经历中得到锻炼。“感觉很多事情都有把握了，不像以前底气不足。”

### 那些和画画有关的故事

关于 PEER，王浩提起的另外一件事是他的导师雷链。雷链是学建筑的，而王浩是个爱画画的美术生，两个人自然很聊得来。我和王浩从他的画画经历谈起，一直聊到他未来对于画画的打算。

“我从一年级开始画画的。我妈妈会画画，那个时候会教我一些简单的画，那个时候感觉在家里画画特别有意思。我妈后来给我报了个兴趣班，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画。刚开始是简笔画，后来是素描；开始是几何体，后来是静物，现在是人头像石膏像；还画过工笔，版画之类的。后来我在瓶颈期时常常有种紧迫感，所以画画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后来慢慢慢慢我们老师单独的给我教一教，让我买点书，可能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我小姨夫在西安美院当教授，每年回来的时候可以教一教我。”

王浩现在想考西安美院，但天祝的资源比较少，往年考的好的学长学姐也都是从外面学的。通过交谈，我发现王浩是一个对自己有着清晰认识的人。他虽然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但和他的目标还有些差距，所以他决定今年六七月份会回到西安或兰州学习画画，一直到十二月份才回来参加美术的联考。事实上，即使是在寒假王浩也坚持每天画画 8 个小时。采访当天是因为“这几天风声比较紧”，所以美术老师私办的美术班会停两天。谈起他的美术老师，王浩满是敬意。

“我们美术老师比较敬业，就象征性地收点钱，上午 20 块钱，下午 10 块。学校也有其他负责任的文化课老师，但不多。现在的学生也难管，所以有些老师只要学生不捣乱就不管。但我们美术老师不光教画画，还给我们讲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且从来不打人。因为我是班长，所以经常给他打电话，每次打电话之前都要准备两三分钟才敢打电话，也不是害怕，是特别尊敬的那种。他还特别关注礼貌方面，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别的老师，都特别有礼貌。我爸我妈经常给老师打电话，经常有那种感觉，老师很有礼貌，对人关心。他那天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家一共六层楼，他住五楼，然后他是楼长。六楼的楼顶有点破了，如果想补楼顶的话，就是一楼到六楼平摊。一楼的人就说，我们又不住六楼，为啥给钱。他说，那以后下水有问题了，六楼的人也不给钱。他想告诉我们要互相帮助，而且做人首先要有诚信。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影响十个人，十个人就可以影响一百个人，影响就会比较大。就说让我们做那些比较好一点的人，能够影响别人的人。”

### 此时与未来

谈起未来的时候，他说自己只能想到大学，之后学什么专业也不清楚，但一定会和艺术设计相关。

“可能学设计。我觉得自己适合带学生，但不是在学校当老师，而在外面私办的的那种专门学美术的艺校。以前设计学校里班级或年级的海报时就感觉自己想象力挺丰富的，设计效果也比较好。有一次高二英语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说要有个英语演讲比赛，中国梦的，要我设计个海报。那天还要上课，上到 10 点钟，做完准备工作就 12 点了。等我把海报设计完就早上 5 点钟了，只睡了一个小时就去上课了。设计个东西啊画张画啊，感觉

不累。”

谈起画画之外的其他爱好，王浩说的主要是运动，比如打篮球、乒乓球、跑步和骑自行车。王浩还很喜欢看动物相关的书，还有电视节目动物世界，可能这也是他画画的灵感吧。说着说着，王浩有些羞涩的说起了他跟其他人最大的区别。

“像我觉得跟别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不大玩电子游戏。两三周不碰电脑我都觉得没什么。还有就是武侠小说之类的，不是很喜欢。我都用电脑查些东西，一般是画画方面的。我自己也打过游戏，感觉特别虚。那种特别虚幻的。特别没意思。前几天新建了一个网吧，前两天试营业不要钱，拿身份证就可以进去，身边有同学基本上天天都在玩。就一个人在那里打，打完了就打完了，没有一点收获。”

说到最后我说王浩你是一个老师家长眼中标准的好学生吧，他说自己也不算，初二的时候也谈过恋爱。现在说起初恋的时候，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不懂”。

“也不算好学生吧。也有调皮的时候。就是慢慢成长慢慢懂事。像以前也有一段时间不听话，自己感觉也控制不了，但是后来十五岁十六岁的时候，感觉每过那么一年自己懂得就越来越多，就感觉成长的越来越快。”

#### 尾声

访谈的最后，我和王浩聊了聊他的学习。虽然他美术方面的任务很多，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做美术生看。谈到自己的各方面安排，王浩侃侃而谈，看得出来这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已经考虑良久。

“因为要画画，现在我每天的学习时间比别人少四个小时；而且周六还得画一天。我放松的时间只有周日，所以压力特别大。但我也不太把自己当一个美术生，好像说美术生少学四个小时，成绩就应该比别人差多少，但我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希望自己考得更好。现在上课时间特别紧，每天睡觉时间特别少，加上我们这里海拔高冬天特别冷，上课睡觉的情况特别严重。冬天特冷，暖气又热，你又穿着棉衣，同学又多，又只睡几个小时……像他们的话，如果早上睡觉，下午自习和晚自习还能补回来。但如果是我，上午的五节课就必须听下来，所以特别辛苦。下午上两节课，别人自习，我继续画画。画到九点钟，赶紧跑厕所，然后回到教室上课，十点钟下课。别人上完自习课作业基本就差不多了，而我只能带到家里写到很晚。还听说外面有管得很严的学术班，早上六点四十进画室，晚上十点半才出画室。现在我只能是上课时把政治、历史和地理的笔记做好，然后认真听，其余时间不再练这三门课。我在数学和英语上花时间多，因为这两门课一旦拖欠多，成绩就上不去，没办法补。所以现在就是先把数学和英语学好，最后两个月突破那三门。”

“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啊，很有啊。”

傅康

2014年冬

## “别人家孩子” 李娅—— 的另一面

李娅  
就读于天祝一中  
PEER13年营员



## 李娅—— “别人家孩子”的另一面



初见李娅时，只觉得她恬静乖巧。礼貌地打完招呼，她就静静坐在一旁看电视。我和几个同行的学生热烈地讨论电视里播放的俗套剧情，叽叽咋咋，她却默然不语，只是带着微微笑意地看着我们。

### 别人家的孩子

采访前和她的随意聊天，让我发现李娅就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乖巧，文静，很懂事。她成绩优异，是同学们眼中的学霸；在夏令营期间得过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三名；从小学开始一直担任班长；高中时加入学校广播站，而且成为了广播站站长。

虽然成绩在文科班中一直遥遥领先，但她也有一些学习的困难，比如迫使她转文的物理化学、困扰已久的数学。她说自己的成绩总是飘忽不定，时而很好，时而下滑很多。她歪着脑袋微微一笑：“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大家都会一起上课，写作业，但一回到家就不想学习了”。不想学习的时候，李娅总会翻看一些杂志和书。她说她爱看《读者》，因为里面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总能使她明白一些道理。她特别地提到了她曾读过的《穆斯林的葬礼》，“当时就像看热闹一样，什么都不懂，高中的时候又细细地翻了一遍，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生活 and 书中的人物很相似，渐渐地也能理解了书中人物的情绪”。她提到书中的主人公新月，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月的妈妈不想让她去燕京大学，她心情特别难受，我就特别能体会这种心情。我的一篇读后感也写过她，我觉得新月特别具有反封建的精神”。至于为什么是反封建，她却摇摇头说不知道。

### 试着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当我们聊到未来专业时，李娅说她想读师范类的学校和专业，因为爸爸希望她以后能做一名老师。可是当我问到她对做老师的想法时，她则显出一种忐忑“我觉得当老师有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感觉我自己有些内向嘛，平时又不爱多说话，特别害怕和别人打交道”。

清楚地了解自己有些内向的性格，李娅也尝试做出一些努力，希望自己变得更外向开朗，其中重要的一个尝试就是参加 PEER。“参加完 PEER 后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许多，原来我是特别怕和别人说话的，一说话就会脸红，有时候都快哭了，慢慢地锻炼我自己之后，就变得更外向一些了。要是在以前我都不敢坐在这里跟你说话”。和 mentor 渐渐熟络之后，她发现其实和不熟悉的人敞开心思聊天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在 PEER 期间，她会时不时地跟她的 mentor 聊一些不能跟爸妈说的小秘密，不能跟好友倾诉的烦恼以及自己心

中的困惑和迷茫。她告诉我们：“我经常会和父母闹别扭吧，虽然说是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告诉这些哥哥姐姐，他们就会跟我说应该怎么去跟父母交流。而且要是跟同学说，大多都是在抱怨和吐槽，跟那些哥哥姐姐在一起他们就会开导我们，毕竟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些，就会跟我们说的更多就不仅仅是吐槽了。”

### 家庭小温馨

说到和父母闹别扭，乖巧懂事的李娅也有着小叛逆的一面。在访谈中她曾多次提到自己和爸妈起争执的事。“我觉得我妈有时太唠叨了，会和我妈对着干，然后我爸爸看下去我和我妈吵，于是变成我们三个吵”。即使经常跟妈妈吵架，但一有什么事李娅还是会向妈妈倾诉，“我爸有时候就会说我，你妈把你打死了你还往她怀里钻呢！”她咯咯地笑了。爸爸的一句话隐隐地道出了自己心底的小小醋意。好像每个孩子都会对妈妈更为亲昵一些，毕竟从襁褓哺育、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都少不了妈妈的细心呵护。

不过李娅对妈妈的特别依赖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照顾生病的奶奶，爸爸在李娅很小的时候就去青海打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家待两个多月。“小时候对我爸感觉特别陌生，有时候我爸回来，我根本不敢往他跟前凑”，“我7岁左右的时候我跟着我爸去青海玩，去了一个星期我觉得特别不适应就大哭大闹，我妈知道后就赶紧赶到青海了，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青海玩了一下”。现在李娅的爸爸已经回到天祝和家人一起生活，两个人的关系也比以前亲密了许多，她会和爸爸一起看电视或者时不时跟爸爸开个玩笑。

### 青春，是她留在广播站的声音

作为榜样般的存在，李亚被老师信赖心疼，不出意外地被委任为班长。可是上了高中的李娅却不想继续当班长，她对班长一职有着不一样的理解：“高中时间很紧，而且高中更难干，现在不能再拿老师来吓唬同学，我们都这么大了，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同学们会比较难管，不可能谁都按着你的想法来做。”李娅知道自己不善于管理同学，便转而加入了广播站，并顺利成为了广播站站长。

有缘的是我采访的几个 PEER 学生都是或者曾经是广播站站长。广播站在天祝一中可以算是能和学生会媲美的组织，每周五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像学校自己办的报纸、诗社等社团的同学会把自己的稿子交给广播站，由广播站筛选播放。运动会的时候，广播站还会承担宣传的任务。李娅在广播站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且还省去了管理的烦闹，“广播站的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比较好管，大家相处的都不错”。在采访的最后我随意地问李娅想不想从事广播类的工作，她只是笑笑，然后说没有想过。

### 尾声

突然，李娅接到爸爸催促的电话，急急忙忙地和我道别就离开了。采访结束，但如果有缘再遇，我想关掉录音，再和她长谈一次。

采访者：王珏 白雪

撰稿者：白雪

## 编后记 回访与反思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以怎样微妙的方式产生出交集。

我不是采访者，也未曾见过这本回访录中的孩子们，但当我翻看每一篇文章时，又觉得那么熟悉，熟悉到好像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与我一起成长过。

作为编者，我们曾多次想过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场跨年回访，但最后还是决定以最为本真、朴实的方式来完成这本《PEER之声》，因为我们不是讲故事的人，而是希望分享每个人的一段真实生命旅程。

这次回访是PEER14年的冬季项目，志愿者们分三期走访了长沙、城步、龙胜、桑植、麻江、巴马、彬县、天祝等地，再次与曾经参加过PEER项目的部分学员相聚。除了受访的刘校长，那些被回访的学生中，有的还在念高中，有的已经进入大学，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我们希望能通过回访去了解、去探讨和反思PEER对学员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否曾为他们的生活带去过些什么。

整理稿件时，能小小地从他们每个人心灵打开的一小扇窗户中窥探到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回忆起PEER，他们都还能记得那些曾与PEER志愿者们，与其他营员在一起的日子，甚至还能回味起那些活动和交谈的细节。事实上，我很难回答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PEER究竟给学员们带去了，又或能带去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PEER这里有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正努力与这个大千世界中或远又或近的人产生联系，并希望参与到他们的成长轨迹之中。

我很感激，有机会参与你们的生命，有机会去静静地思考我和周围人、所有人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联系。祝愿你们接下来的每段旅程，我也和你们一同在路上成长。

编者：任晋

## 编后记 夜空中最善良的星



写这篇后记是在15年的圣诞夜。这天，我坐标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江华二中。PEER冬季特别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圣诞夜晚上，学生和志愿者们一起编导了一场圣诞晚会。

这场圣诞晚会在二中办公楼里的一间教室进行。志愿者们黑板上用粉笔勾画了Merry Christmas的字样，用装饰灯和彩带搭成舞台，用便携小音箱做音响。没有话筒，没有灯光舞美。整场节目以合唱和舞蹈为主，穿插了两个游戏。然而就在这间不华丽也不简陋的小小教室里，志愿者们和学生们一起，嬉戏打闹，同吃同玩。

圣诞晚会外，我每天也看着志愿者们备课讲课，在挚友之家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努力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生活，走进景文二班学生们也许还没有完全向他们打开的心。又看着学生们羞涩兴奋地迎接志愿者，互换微信和QQ，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秘密和心事。仿佛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学生和志愿者们原本没有交集的生活也慢慢融汇了一点点。

也许，这才是PEER项目中的*What Really Matters*。正如本册子里参加回访的很多往届学生所说，他们心中的PEER，是一段珍贵的回忆，而这些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就是和哥哥姐姐们生活的融汇。这些融汇也许只有学生和志愿者们才能真正体会，而作为编者的我们，从这些访谈录中，瞥见了惊鸿一隅。

景文二班圣诞晚会上，名叫“伐木累”（英文单词“Family”的谐音）的挚友之家为大家呈现了一首《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他们一起唱，“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访谈稿读完，我想，在PEER短短的项目中，志愿者们和学生们一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中最闪亮的星。

我希望这本册子记录了PEER历年项目中志愿者和学生生命中的短暂融合，也希望这些访谈稿件能给曾见或不曾见志愿者和学生的大家呈现PEER所构建的世界，更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因为PEER项目结束而消失，这个世界中的星会继续一起灿烂闪亮。正如一名PEER往届志愿者跟我讲述的，他在PEER中收获到了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们和无话不谈的学生们，这些人，都是他一生的朋友。

编者：王辰宇



